

工人不大，團結最大！

—勞動黨縣議員高偉凱訪談錄



高偉凱將競選布條披掛在工作人員羅先生等人的身上，表達對所有競選總部工作人員的感謝。(苦勞網王毅丰攝)

訪談人：薄海民

訪談時地：2009.12.21高偉凱服務處

問：當選之後已經快兩個禮拜了，有甚麼感想？有甚麼變化？

答：沒有感想。但現在行程很多，不管甚麼活動還是甚麼協會，都會有一大堆的帖子來。當然我們會考慮有些可以跑，有些不需要跑。選前我們就主張不炒米粉、不婚喪喜慶；當選之後我們還是盡量遵守這個原則。現在改變的是說，聯晚還是盡量要給啦，但人不一定要到。

問：勞動黨過去的參選似乎都集中在中央層級，似乎沒有像這次的地方選舉？

答：不，有過一次，古秀蘭在新埔關西選過縣議員，那是一九九三年。等於說，黨有將近十六年沒有在新竹地區參與選舉。黨在一九九五年參選立委、一九九六年參選國大代表，分別由王娟萍與汪立峽在台北市參選。

問：那麼為什麼在竹北參選？

答：主要是竹北外來人口多，十四萬人口、九萬多個公民數裡面有兩萬。多是年輕人，而且是勞工，雖然是待遇很高的勞工，但至少是勞工，稍微有點學歷，會看文宣的人。大部分的選舉不看文宣、不看政見。以園區的職級來說，竹北比較多理級的工程師，因為這種人跨縣市工作、到竹北來租屋甚至買屋移民的機會比較多；技術員的比例

低一點，因為技術員從外縣市來竹科工作的機會本來就比工程師稍低，所以園區的技術員有很多是竹苗各鄉鎮市的本地人，不會有特別集中在竹北的現象。而竹北這幾年甚至還有縣政府、台大，以及高鐵，就增加了落戶的誘因。當新竹市飽和，人就很可能改往竹北。

問：可以談談這次選舉的策略嗎？

答：從我一九九四年參與顏坤泉的選舉，就是一直站路口、跑夜市市場。到了台北市，也是如此。我們這兩個月也是這樣做。很難區分甚麼是古典的選舉方式或新鮮的選舉方式。比方這次我們也試圖參與住戶大廈的中秋烤肉活動。你覺得這是古典還是新鮮？我們也辦網站，但瀏覽人次並不高。直到選舉後期，每天也不過六七十人。其中你還可以想像三分之二是已經認識的人。

此外，我也不認為我們在這裡的基層經營是好的。甚麼是基層經營？它是有沒有發展出這樣一批群眾，他們數量是否漸漸增加，並且不只是名單上的增加，而還能同他們保持一定的聯繫。黨對個人，或個人編成小組。透過日積月累連繫，而經常參與黨的活動，並在理念上對黨認同，並在行動上積極配合黨，這樣才叫基層經營。但我們沒有。可是，由於我們與工會的接觸很深，所以可以透過工會得到幫忙。又由於我們到處處理勞資爭議，我們的群眾還是在增加。中秋節之前可能沒有一千個人知道高偉凱這個人，但站了路口和參加許多大樓的中秋活動之後開始變多。

問：你當兵的時候曾經在《左翼》上發表題為〈三取產總〉的文章，現在的你如何看待當時的看法。

答：當時我反對的是指以公司或廠場為組織單位的這種工會，以及以這種工會組成的總工會和這種工會在台灣的發展空間。當時主要的問題在這裡。我的基本看法到現在沒有大的改變。臺灣的工會是以單一廠場或單一企業為單位，這在世界各國非常少見。世界各國採用這種制度的國家，工運相對來說都比較弱。除此之外，職業工會必須變成真正的職業工會，而不是現在這種以小老闆為主導的職業工會。我當時的看法並沒有說出全部的問題。

目前台灣這種制度產生的九百多家工會裡面，大部分是大工會，或者前國營事業的工會，或者相對來說福利待遇比較好的工會。這些有工會的工人——我們現在只講產業工會——在台灣大約有五十萬萬人。比起全台灣的七、八百萬勞工，這五十萬萬人相對來說待遇、勞動，或者生活條件是稍微好一點

的。我們大部分的工人是在五個人或十個人的這種小公司或小工廠做事。他們工作很不穩定、待遇也不太好，而且也很不好組織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這五十五萬人當然未必能很好地為七、八百萬工人說話。

更何況這種單一廠場或單一企業的工會造成了大公司工會比較有資源：第一，工會的財產比較多；第二，相對來說請公假比較容易。所以這些大工會很容易掌握整個工會運動的走向。這不但可能與其他七百萬的工人脫節，甚至也可能同五十五萬人裡面其它中小型工會脫節。以韓國工運來說，他們也提出要把單一廠場或單一企業的工會變成「產業別」工會的要求。就是一個產業一個工會，不限於哪間公司或哪間工廠。民主勞總在九〇年代便列入他們宗旨裡面了。

問：在訪問你之前，我曾請一些工運界的前輩談談對於你的當選的看法。而我想知道你怎麼看你自己的當選？

答：我想我看法跟他們不會有太多不同。第一個就是說，把工人或者勞工的招牌拿出來，還是有可能當選的。過去一些失敗的經驗造成有些人認為，拿著勞工來選舉是沒有用的。我們證明了這個還有用。但我們這次的做法有很多是之前也做過的。所以成功的因素不是只靠某一兩項，而是很多因素綜合起來才得到今天的結果。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站路口。過去我不知道，但從我一九九四年參與選舉，我們就開始站路口跑夜市。但為何那次選舉是失敗？在台北市選舉也是一樣。所以不是光一個因素就可以成功。

問：你這次的任期是四年加一年，你可能在這五年之前進一步參與更高級別的選舉嗎？

答：我個人沒有這種想法。但是，我想一切還是要看黨的集體的決定。

問：勞動黨以「和平統一」為關鍵訴求，這是政治高度很高的主張。但你是縣議員，相對來說很基層。你怎麼協調這種高低落差？

答：我們在選舉的時候只講勞工問題，我們幾乎沒有談到統獨。當選之後，看縣議員的職責到甚麼地方。我們主要還是處理勞工問題社會問題，比方我們在選舉期間曾提過：公立的托兒所下午四點就關門，根本無法符合大多數勞工的需要，逼得工人把小孩送去私立托兒所，結果學費跟大學一樣貴。所以我們處理市民問題之所以不會同勞工問題有抵觸，就在這裡，因為大多數都是相關的。又比方交通問題，最關心交通問題的也

是工人，大老闆不用打卡，不用擔心塞車，高興幾點到就幾點到。要打卡的人才會關心塞車問題。

問：最後，你對年輕一輩的學生有甚麼話想說？

答：要到基層。不要一直留在中央、不要一直留在台北、不要一直留在學院裡。要到基層來，跟群眾在一起，作群眾的工作。其次，要好好讀書。很多人號稱馬派，結果連《資本論》三卷都沒讀完，然後一天到晚看一堆二手書。二手書當然也有很多值得看啦。但基本上是要把書好好地讀懂，你才能隨時隨地運用他的原則來想、來思考各種問題。比如說我們習慣了站在階級的立場想事情，突然碰到教育問題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從階級的角度來看。我們會有我們自己的看法，我們講的教育就會跟別人講的不一樣。所以要好好讀書，把書讀懂，不要講話一兩句就在吊書袋。要把自己埋在群眾裡面，不要一天到晚想著怎樣出人頭地、不要做人上人。

問：對於幫助選舉的大家有甚麼話想說？

答：我不覺得這是我個人的事情，這是整個黨的事。所以我不認為我有了這個身分會有甚麼福利，總之這是黨的事情。當然勞動黨要謝謝大家，但反過來，勞動黨就是大家，大家就是勞動黨。對於絕大部分幫助我們的人來說，都是希望社會更進步的人，或者是被欺負過的、可憐的工人。他們加入了這個團體，然後在這個團體裡面為其他的工人、為社會上其他被欺負的人出一份力。所以，對所有這些人來說，我們今天做成功了這樣一件事情，不在於我們幫了誰的忙或誰幫了黨的忙，而在於黨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幫了工人自己的忙。我們要告慰的不只是我在「秋祭」提到的先烈，告慰人民更重要！無論如何，選舉只是運動的一個小環節，一場勝選距離整個民眾意識的覺醒、並在生活中每個角落中組織起來、隨時隨地有力量來反抗壓迫者並推翻壓迫的制度，還差很遠很遠。所以現在談甚麼意義，根本太早。



981108-高偉凱競選總部成立 苦勞網徐沛然攝

新

二月號

發行所：夏潮聯合會
社長：陳福裕
總編輯：許育嘉
主編：李文吉
編輯：明景
e-mail: chaiwanbenpost@gmail.com
blog: chaiwanbenpost.blogspot.com

索取點

【中正區】

估額街小劇場

南海藝廊

河岸留言

茉莉二手書店公館店

茉莉二手書店台大店

誠品書店台大店

山外書店

華山藝文特區

生態綠咖啡

國家電影資料館

NGO會館

華山藝文特區

文建會圖書館

台北國際藝術村

東吳大學城區部

【大安區】

腳踏車廚娘的店

黑潮咖啡館

問津堂師大店

秋水堂書店

唐山書店

女巫店

女書店

書林出版社

誠品書店敦南店

政大書報社

牙買加倉庫

Moi Relax Cafe

大紅人閱讀文藝坊

BASTILLE CAFE

北義咖啡館

中國餐廳

小地方

巫雲

【中山區】

台北故事館

伊通公園

非常商藝文空間

蘑菇Bouday

【文山區】

世新大學正門

世新大學傳播大樓

政治大學政大書城

【北投區】

乒乓工作室

【松山區】

城市舞台

台北皇冠小劇場

【台北縣】

有河BOOK

小小書房

【台中縣市】

東海書苑

東海和平咖啡館

敦煌書局東海店

秋水堂

【高雄市】

誠品書店大立店

誠品書店大誠店

【花蓮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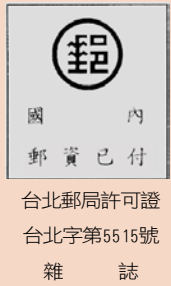
ONE WAY 73



2010

NO.

11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5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本期發行量：7000份

牛奔奔的內容



左眼看世界 2-3
拉丁美洲左翼政權
被切開的血管



黃土地 4
過時「商品」是垃圾
農民工的購物慾



科技 in Touch 6
綠色低碳藍圖展開
系統低碳產業園



兩岸即時通 8, 9
臺灣少數民族歷史
文化展在北京開幕



紅頂中國 12
低調精明的寧波人



樂活動 13
莫讓水庫推毀美濃



■ 大涼山的父與子 徐光弟 油畫 1993

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徐光弟就把重心轉移到描繪涼山彝族的鄉土風情，從現實的變革與彝族同胞的性格中，徐光弟看到了希望和力量，於是表現彝胞生存的艱辛以及頑強的生命力，就成為他的作品的主要內容。



「美洲人民玻利瓦聯盟」的旗幟

文／林福興

今年1月起由拉丁美洲九國組成的「美洲人民玻利瓦聯盟」正式啟動，採用以南美反殖民英雄安東尼歐·蘇克雷（Sucre）為名的「區域統一結算機制」（SUCRE），替代長期以美元為主的貿易結算貨幣。此區域一體化貿易集團是由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所促成，聯合古巴、尼加拉瓜、宏都拉斯、厄瓜多、玻利維亞、安地卡及巴拿達、聖文森暨格瑞納汀、多米尼克等國，對抗美國倡議的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美洲自由貿易區。

不用經典來解釋現實

事實上，「美洲人民玻利瓦聯盟」的成立或可說是拉丁美洲近年左翼思想蓬勃發展在政權上的表現形式。拉美的左翼政權到底是甚麼樣的性質，當代學者把它歸納出幾個共同點：一、是大多數反對美國的霸權；二、是突出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重要性；三、是大多對古巴抱有同情的態度，不滿美國對古巴的長期封鎖；四、是不再主張通過暴力活動奪取政權。因此有些學者認為，當前拉美的左翼政府是相對於上世紀90年代積極向美國靠攏並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右翼政府而言。也就是說，是根據當前拉丁美洲的現實來提出「左」與「右」的標準，而不是根據某種經典馬克思理論來解釋當前的現實。

對於目前尚在發展的拉丁美洲左翼運動與左翼政權而言，我們必須務實的來看待，就如同香港資深記者張翠容在比較東歐國家與拉丁美洲的發展時所說的話：他們一個受夠了社會主義！一個受夠了資本主義！二十年了，一個向右走，一個向左走。無論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權的性質如何，它的轉向或改變是確實的。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個地區正在醞釀一條不同以往受美國宰制的發展道路，在這一點上就值得我們關注。

土地問題與左翼政權崛起

拉丁美洲左翼政權的崛起和群眾運動的蓬勃發展有直接、間接的關係。譬如，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阿根廷的「攔路者」運動、「五月廣場母親」運動，智利馬普切農民運動，以及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的印第安農民抗議運動。基本上拉丁美洲的群眾運動的思想與組織來源有三方面：一、是基層天主教會組織和低層神職人員的解放神學思想；二、是印第安農民組織的土著文化觀念；三、是一些政治武裝組織所追求的切·格瓦拉革命思想。而在這些具體實踐的過程中，這幾種思想是互相滲透和結合的。

美國の後院失火 拉丁

拉丁美洲的群眾運動性格，事實上是反映了嚴重的土地分配問題，因而表現出他們運動的特殊性：如印第安農民佔領城市，失地農民對土地的佔領，「攔路者組織」採取攔截道路的方式。同時這些組織還發展了自己的「根據地」，比如巴西「無地農民運動」建立了無數開展互助生產的小營地，厄瓜多爾印第安農民擴大了原有的居留地，墨西哥恰帕斯印第安農民在拉克多納叢林建立了自己的營地等等。

群眾運動與左翼新話語

當然隨著各種群眾運動的開展，拉丁美洲左翼思想的話語也在不斷的調整與創新，以適應新的形勢需要。他們拋棄了生硬僵化的說教，採取了生動的、打動人心的新語言風格。譬如，烏拉圭新聞記者出身的資深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面對著一個邪惡的世界霸權，在一篇題為《戰爭》的文章中，提出一連串的提問：

「我很好奇。去年年中，正當戰爭醞釀之際，布希宣佈：我們應該準備好去進攻世界上任何一個黑暗的角落。伊拉克當然首當其

個也不認識，都是外國人。」

此外，如薩帕塔民族解放軍也採用了幽默的、文學式的語言來打動人，使幾乎壽終正寢的左翼語言脫去了灰色制服。譬如在游擊隊的網頁上有一封副司令寫的信，在信中講了一個印第安農民傳說中的人物「老安東尼奧」教給他的道理：一個人所選擇的敵人越厲害，他自己就越厲害；一個人害怕的東西越多，他自己就越渺小。這封信以雨景開始，也以雨景結尾，信的結尾說：「請您選擇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您會看到故事就這樣誕生……」

左翼政權的新格局

當然，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權也不是鐵板一塊，有人用傳統的左派、溫和或開放的左派、民族主義的激進左派來區分他們，也有人認為拉美左翼政權的性質都是屬於資產階級陣營，更有一些只是大略的以溫和或激進來分類。這些對拉丁美洲左翼政權的定性觀點，如此南轅北轍，反映了拉丁美洲左翼政權以及這一波轉向的複雜性與多元性。我們或許不用急於替他們定性定調，他們也不需

翼政權正在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和新的發展模式則是一項事實。他們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主導拉丁美洲地區改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深刻反思，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面有所調整，強調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更加重視緩和社會矛盾和社會分化。但有學者認為，多數拉美左翼政權目前的經濟政策調整幅度有限，尚沒有找到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因此，對發展模式和道路的探索將會持續下去，試圖開創出新格局。



第四艦隊重組的警訊

由於拉丁美洲在地緣政治上位於美國的「後院」，因此一向都是美國霸權宰制的嘴上肉，即便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古巴，也被美國長期以非人道的方式禁運封鎖。因此，這一波左翼政權在拉丁美洲的發展，對美國來說猶如芒刺在背，後院失火。2008年4月，美國政府突然宣布將已經於1950年撤編的第四艦隊重新恢復。而美國第四艦隊，主要負責美國海軍在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地區的行動，顯然此一擴軍的舉動，便是為了針對拉丁美洲未來可能完全脫離美國掌握，而預先在軍事上的佈署。

同時，2009年6月宏都拉斯的軍事政變，推翻了與委瑞內拉結盟、支持「美洲人民玻利瓦聯盟」的賈拉亞民選政府。這一軍事政變已為左翼政權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結盟投下變數。事實上，目前仍為叛軍掌控的宏都拉斯軍事政權，幾乎已經確定不會進行具有反美色彩的「美洲人民玻利瓦聯盟」的古巴峰會協議。可見，這場宏都拉斯軍事政變背後的影武者已經呼之欲出，長期在宏都拉斯派駐有軍隊的美國，對政變發生以來的消極不作為，甚至是從外交上抵制流亡的賈拉亞民選政府的手段看來，美國已經決心在他的後院重新舉起棒槌，對拉丁美洲的左翼風潮從外部展開軍事威脅與行動，從內部聯合極右反對勢力與軍閥進行軍事政變。

拉丁美洲左翼政權以及左翼運動的發展，正面臨一個山雨欲來的危機。但是，也正如「老安東尼奧」教給大家的道理，一個人所選擇的敵人越厲害，他自己就越厲害。或許在拉丁美洲正在受壓迫的人民的心中，早就無懼於那些風雨交加的夜晚。

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社會主義，拉美左

美洲左翼政權的崛起與新道路



《美洲紀要》雜誌封面

《拉丁美洲綜述》網頁

拉丁美洲左翼思想載體

資料來源：劉承軍《拉美左翼思想動向》

期刊雜誌：

《美洲紀要》（Cuadernos Americanos）由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主辦的一份知識份子雜誌，作者多為持第三世界進步立場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知識份子。雜誌密切關注國際和拉美地區形勢的發展，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及時表達拉丁美洲進步知識界的觀點。長期堅持發掘拉丁美洲思想文化傳統中的深刻內容和現實意義。

《運動中的拉丁美洲》（Am rica Latina en Movimiento）原稱《資訊服務》（Servicio Informativo），1976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創刊，目前總部設在厄瓜多爾首都基多的民間左翼雜誌。作者多為拉丁美洲民間左翼知識份子、社會活動家。雜誌內容以拉丁美洲政治、社會、民眾運動為主，也經常就重大國際問題發言。

《南方雜誌》（Revista del Sur），網址為http://www.chasque.apc.org/redtm，這是總部設在烏拉圭第三世界研究所的民間左翼雜誌，該研究所隸屬於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第三世界網路」。雜誌以在國際和拉丁美洲問題上宣傳第三世界觀點，維護人權、推動可持續性生態保護為宗旨。該雜誌的文章系統性、資料性、專業性較強，其中的「各國概況」、「環境保護」和「資訊社會近況」等項目很有特色。



玻利維亞放羊的小孩

網路雜誌：

《拉丁美洲綜述》（Resumen Latinoamericano）總部設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報導拉丁美洲及世界局勢的不定期左翼網路雜誌，負責人是西班牙的智利移民。由於雜誌在拉美和世界許多重要地方都派有記者，所以內容豐富，緊跟拉美及國際局勢的發展，立場觀點鮮明，並及時翻譯登載其他語種的重要消息和文章。該雜誌以「反（虛假）資訊也是一種武器」的口號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宗旨。

《大祖國》網址為：http://www.patriagrande.net。該網頁可以按國家、人物等索引查到拉丁美洲的重要資料和資訊。

運動組織網站：（因資金有限，常有網頁不穩定與更新速度慢的問題）

《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解放軍》（哥倫比亞）網址：www.farc_ep.org
 《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墨西哥）網址：www.ezln.org
 《被排斥者的呼聲》（巴西）網址：www.gritodosexcluidos.com.br
 《敲鼓運動》（阿根廷）網址：www.elcacerolazo.org
 《大家一起幹》（阿根廷）網址：www.todosjuntos.foros.org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是一本什麼書？

文／徐世澄（中國社科院拉美研究所）
 2009年4月18日，委內瑞拉總統查韋茲在特立尼達（千里達）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召開的第五屆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上，主動走到美國總統歐巴馬面前，向他贈送了一本由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寫的書，書名是《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歐巴馬高興地接受了查韋茲送的這本書，並表示將回贈一本他自己寫的書。一時間，歐巴馬和查韋茲握手的照片在世界各國的報刊和網站最醒目的位置上刊登。

蔗糖是屠刀，帝國是兇手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中深刻地揭露了新老殖民者對拉美大陸土著印第安人的殘酷統治：「鑲嵌在有錢的騎士盾牌上的任何一顆鑽石的價錢，都比一個印第安人當苦力一生所掙的錢還要多，但騎士帶著鑽石跑了，」「外國征服者出現的時候，美洲印第安人總共不少於7000萬，也許還要多，但一個半世紀以後就減少到350萬。……印第安人過去和現在都由於本身的富有而遭到不幸，這是整個拉丁美洲的悲劇的縮影。」書中也揭露了美國對拉美的掠奪和剝削：「1916年春，列寧寫完他關於帝國主義的論著時，美國資本在拉丁美洲外來直接投資總額中還占不到五分之一。到1970年則占四分之一。……蔗糖是屠刀，帝國是兇手。」

血液通過這些管道流走了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是一本關於拉丁美洲的經典作品，它是用散文詩和政論文寫成的一部揭露歐美新老殖民主義者對拉丁美洲進行侵略、掠奪和剝削的歷史。它不同於一般的歷史書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作者用富有說服力的事實和確鑿可信的資料，用飽滿的激情、生動的語言、流暢的文筆，通過敏銳的洞察、深刻的分析和獨到的見解來說服和打動讀者，使讀者讀起來感到酣暢淋漓。

此書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題為〈地球的富有造成人類的貧困〉，講述了舊殖民主義者掠奪拉丁美洲富饒的農作物和金銀等礦產資源的歷史；第二部分題為〈發展是遇難者多於航行者的航行〉，敘述了新殖民主義者如何通過自由貿易、貸款、開發鐵路等手段將拉丁美洲的民族工業扼殺在襁褓之中，解析了投資、技術、經濟援助、合資企業、金融機構、國際組織等現代文明手段如何不文明地參與了古老的掠奪戰。此書主要揭露了造成拉丁美洲貧困落後的新老殖民主義制度，但是它的意義又不限於拉丁美洲，可延伸到亞非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正如作者在書

中所說的：「血液就這樣通過所有這些管道流走了。今日的發達國家過去就是這樣發展起來，不發達國家也因此變得更不發達。」

查韋茲在歐巴馬就任總統後不久曾說：「他（指歐巴馬）應該多讀點書以便瞭解拉丁美洲的現實狀況。」不難推測，查韋茲之所以在美洲峰會上將此書送給歐巴馬，目的是讓歐巴馬瞭解拉丁美洲的歷史和現狀，以使歐巴馬政府改變美國歷屆政府對拉美的干涉政策和對拉美不平等、不重視和不關心的態度，改善同拉美各國的關係。

加萊亞諾為什麼要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作為此書的標題呢？作者在書中解釋說：「拉丁美洲是一個血管被切開的地區。自從發現美洲大陸至今，這個地區的一切先是被轉化為歐洲資本，而後又轉化為美國資本，並在遙遠的權力中心積累，」「我們的失敗總是意味著他人的勝利，我們的財富哺育著帝國和當地首領的繁榮，卻總是給我們帶來貧困」。

加萊亞諾寫的書，書名是《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資料來源：《中國民族報》2009年5月1日

過時的「商品」就是垃圾

永無止盡的需求讓我們更貧窮



「我這手機可是最新款的，不但可以上網、手寫輸入，還可以看電視、下載影片…」彝族青年「阿古」，興奮的跟我介紹他剛剛購得的手機。就像一般台灣的年輕人一樣，阿古欣喜於自己的時尚，自許走在時代的尖端，而3C消費正是他們自我證明的方式。「你原本的手機壞了嗎？」習慣性我問上一句，「沒有，但是太老了，扔了…」他神色自若地回答著。

「更新修補」取代「汰舊換新」

還記得去年回來時，他拿的那款手機比我現在用的都要「先進」，但是他卻認定已經跟不上潮流，不再「新穎」了。這幾年來，每每返回雲南農村，就發現人們對物質需求的概念正在改變，過往那種「惜物情結」已逐漸被視為是趕不上「現代化」的表現。我常常在想，這樣的思維是如何被帶進一個曾經講究世代相傳，愛惜資源的農村社會？過往那個在茶餘飯後討論如何「更新修補」的習慣，是如何被無時無刻都想「汰舊換新」的消費意識所取代？

慾望是從何而來？為何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追逐商品的吸引力？這也難怪，打開電視有各式各樣的減價廣告，網路上有不出門就能取得物品的宅配購物，社區中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就連出國旅遊都有標榜著「買東西、吃東西…」的購物行程。令人納悶的是，在我們有限的居住空間下，那些不斷被購入的商品究竟都去了哪裡？是否都像阿古所說的，「過時了，所以丟了…」。

美國有項統計資料顯示，平均一個美國人每天製造4.5磅的垃圾，約莫是三十年前的兩倍，可怕的是這個數字還在成長！原來在資本主義邏輯下，過時的「商品」就是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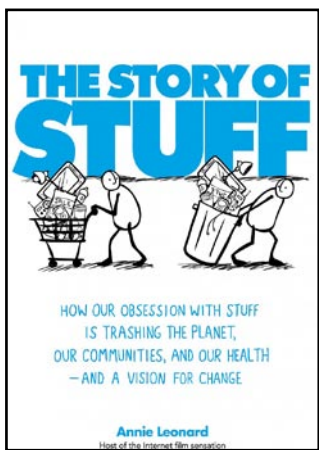
農民工的購買力跟不上購物慾

雖然，中國農村這幾年的經濟狀況逐漸好轉，卻追不上這種時時想要購物的慾望。幾十年來，年青人一批一批的走，賣了半輩子的命，又一批一批的空著口袋回來。老人家時常抱怨年輕一族：「說什麼去城裡打工掙錢，卻還常要我寄錢給他貼補花用。」所不同的是，當年以實用為出發點的三大件，內容隨著時代的更迭而不斷翻新，從70年代的手錶、縫紉機、自行車，到80年代的彩電、

冰箱、洗衣機，一直到近年來就逐步的被「教育、購房、買車」為主要內容的新「三大件」所取代。農村出來的打工仔，購買力當然跟不上城裡人的「與時俱進」，置不了房、買不起車，只好拿一堆新奇眩目，但搞不懂到底有多少功能的3C產品來滿足自己。

其實，這種消費模式的分化，是商品社會財富兩極化下的必然。當佔有社會財富多數份額的少數、富有的頂層，開始追逐豪宅、鑽錶和限量生產的名牌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培養起來的巨大工業生產力，就有賴於被擠壓在社會底層的、佔人口絕對多數的勞苦大眾來消費。原因在於：生產出來的東西，就必須有人購買。單靠那些富有的頂層消費，當然遠遠不足，因此，所有生活在商品社會下的底層群眾，都會被以各種方式「或教育；或刺激；或催眠」地去服膺這種消費意識，否則這套經濟制度就會崩潰。所以科技越進步，生產越快速，消費意識也就配套的不斷被強化。

有人說，如果不鼓勵人們消費，生產會停止，資本家就會破產，工人就會失業，經濟就會滯滯、甚至衰退，大家便無法生存。只是，大家似乎已經忘記，我們的祖父母輩的生活方式，從來沒有因為省去不斷消費的環節而生存不下去；相反的，失業率在他們的年代卻也遠低於現今的社會。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開採、生產、銷售、消費，丟棄

有一部影片「東西的故事(The Story of Stuff)」試圖說明真相：物質經濟的發展，是從開採、生產、銷售、消費，到丟棄，這一套系統涵蓋了人們的生活與工作。系統中的少數人——代表財團的資本家，有大于他人的影響力，因為他們掌握了世界上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經濟體，控制了大家的經濟命脈，因此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綁架政府為他們服務。這些人的主要工作是「追求利潤，尋求資本積累」，為此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大肆砍伐林木、開採礦產，並到處設立污染環境的工廠，一旦遇到瓶頸，就將魔掌伸向



受到政府輔導的比較幸福的雲南族農民工

可以讓他們為所欲為的第三世界。

遊戲規則就是這樣設定的，這些代表財團的資本家，必須先剷除障礙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障礙，首先，除去作為主導的既(舊)有的生產方式，並由資本主義這個新的生產方式來取代，這個過程通常血腥而粗暴(英國歷史上由圈地運動所導致的『羊吃人』現象，就足以說明這一切)。當這些殘酷手段的施行，還是沒有辦法滿足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購買力時，資本家們便開始尋求第三地發展的可能。他們利用國家權力進行殖民的劣行，蠻橫的在第三世界國家挖掘所需的原物料並推銷他們的過剩產品。

現在，手段就更精緻了。為了讓第三世界更加屈從，他們美其名的以幫助發展為由，給予第三世界國家高額的貸款，導致第三世界國家必須以償養債來償還高昂的利息，久而久之，越欠越多，發展中國家也就越易受到第一世界資本的支配。這就是為什麼被援助多時的非洲世界，從來無法脫離貧窮的原因。遊戲規則早已定下了，這裡永遠只會是供應資源的地方，當地人民的死活，從來就不予考量。

如果不擁有這個，你就落伍了…

大家不要以為這些只是歷史故事，其實同樣的事情一直都在發生。例如，許多知名的全球連鎖速食店，為了保持漢堡內的供應來源，必須飼養大量的牛隻，他們砍伐林木，變更公有地為私有地，或迫使第三世界政府以低廉的價格出租國有地；然後為了降低工資、增加利潤，他們更蓄意雇用缺乏法定身分的移住勞工(Migrant Worker)，利用他們沒有社會支持網絡的弱點，迫使他們像奴隸般的工作。

當生產的條件一旦確立，接下來的重要環節就是說服大家「心甘情願」地把錢從薪水袋中再掏出來。於是，大量的訊息從四面八方傳來：「如果你不擁有這個款式，你就落伍了…」，你就無法被群體認同。於是，鏡頭再一次地回到生產線上：大家犧牲睡眠、沒日沒夜的辛勤工作，其目的不過是為了休假時可以心所欲的逛街購物，透過對商品的追逐擠身流行群體的一部分。結果是，依然堪用的電腦，因為不是視訊、不是Win7雙



貴州三都縣總工會送獎學金給水族學童

文／羅加鈴

核心，所以要丟棄；仍然可以使用的手机，如果不是手寫觸控、不是3G大屏幕，不丟掉你就遜斃了；去年剛買的長裙，因為今年流行迷你裙，所以就讓它「不見天日」。每天撲天蓋地而來的商品生產和流行資訊，非但沒有富裕我們的生活，反而讓我們變得更加貧困。

望著被嘲弄的登山鞋，我思索著…

想想我們的祖父母輩，他們從來都不追求時尚，甚至讚許

功能持久的品牌，珍惜修補後的器具，他們的生活緩慢而富足。如今，資本家為了增添商品的流通速度，促使大眾的購買率，讓媒體充斥著垃圾資訊，並將修補的耗材價格提升至高於新產品的花費，於是大家被迫購買新的產品，被迫加入商品的流通，被迫幫助資本積累的循環，在一切講究快速和流動的商品世界，我們耗盡了寶貴的環境和資源，也耗盡了我們所有的精力和生活。

很多人欣喜於自己生長在高科技的社會，可以擁有日日更新的技術與便利的輔助器具，享有比遠古社會更優越而富足的生活。殊不知，遠古社會的居民，他們工作通常只為滿足單日生活所需，每天可以睡眠及娛樂的時間是史上最多，他們不屈作物質的奴隸；相反地，現今世界中，大家日以繼夜的工作，卻仍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民每晚都抱著飢餓入睡。原始豐腴社會(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的作者 Marshall Sahlins 就說：「世界上最原始的人民所擁有的物件很少，但他們並不貧窮。造成貧窮的根本性因素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所創造出來的『永無止境的需求』被奉為生活的必須。」

阿古常常批評我不知道流行的趨向，比較像遠古社會的人，沒有先進科技的感知力，枉費我生長在一個「先進」台北所擁有的資訊便利。每次回雲南農村，他都要批評我那雙已經穿了近十年的登山鞋，說是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樣，鞋工廠都要倒閉了，我會害那些工廠的工人失業。我望著那雙被嘲弄的登山鞋，回想著十年來它陪我走過的山路和村道，我一邊苦笑，一邊靜靜的思索…

我的納美憂鬱

阿凡達的環境啟示

文／崔愷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

近日電影「阿凡達」上映受到瘋狂的歡迎，聽說這部片耗資三億美金，是以虛擬世界的3D動畫聞名。本來沒有很想去看，這幾年虛有其表的大片難道還不夠多？深怕又碰到一部地雷。但聽到一些朋友推薦這部片不錯，因此在剛上映的第一週，終於還是忍不住到電影院先睹為快。看完之後，頗有一些感觸，有人說願意為這部片再進電影院一次，我可敬謝不敏，不是因為不好看，而是不想再經歷一次觀影時襲來的傷感。

電影與現實的映照

不想再重看一次的原因，是因為影片有部分太過寫實，這種關於為了開發而迫遷、砍樹，以強大武力壓迫弱勢這種情節，已經在我們的身邊太常發生，尤其是對我們這種在環境界工作的人來說，何其不忍。

電影「阿凡達」的劇情是描述人類在耗盡地球資源後，到外太空的其他星球尋找更多資源，其他星球的住民因科技沒有地球發達，只能接受其佔領。開發集團派遣學者在當地研究，發現當地部落所聚居的地底蘊含著值錢的礦藏，為了能取得礦產，必須逼迫當地住民遷移。這樣的劇情背景看來似乎是建立在未來的時空，實際上卻一點都不科幻，因為這些事情再熟悉不過，這種情節在現下的地球可是處處都在發生。

在地球資源尚未耗盡的今日，人類為了利益，持續往這個世界上任何尚未開發的角落進攻。從非洲到中亞到南美，為的不外是鑽石、金銀、石油、木材等許多自然資源。像這樣的故事，曾經發生在亞馬遜河的雨林，開發集團為伐木的巨大利益，驅趕原住民，暗殺護樹運動者(電影「燃燒的季節」, The Burning Season, 1994年)；曾經發生在非洲的獅子山為了鑽石非法開採和交易引起當地血腥內戰(電影「血鑽石」, Blood Diamond



, 2006)；曾經發生在南美洲玻利維亞的富山銀礦，已開採超過四百五十年，至今預估有超過八百萬人死於這座銀礦中。現今仍有五千多名印地安人，在這座由礦工所擁有的合作社礦坑工作(紀錄片「魔鬼的銀礦」, The Devil's Miner, 2005)；在澳洲南部的原住民部落，政府為了取得位在部落聖山的鈾礦，提供世界各國的核能發電，不惜在部落會議中下毒暗殺部落的長老們，並且在部落附近進行核子試爆，無視原住民的人身安全(紀錄片「澳洲核爆自白」, 2006)。像這樣的電影其實還有不少，族繁不足備載，有的是真實故事改編，而即使是虛構，也多半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

從電影中看到什麼？

不同的人會在電影中看到不同的重點，我常常好奇這些電影能帶給觀眾什麼樣的影響？在電影阿凡達的壯闊場面中，自然與戰爭的奇觀並呈，到底是用絕對壓倒性武器征服自然的快感比較過癮？還是用自己的身體思察居民的憤怒抗議；是任何一場強勢欺壓弱勢的現實事件…。這些場景是如此的相似！不同的是，現實畢竟不是電影，不是總會

有好的結局，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崩壞在眼前發生。



電影的虛擬與真實

電影「阿凡達」所提供的另一種思考是真實與虛擬的差異，當我們以為的真實世界，卻被權力與利益所惑，以機器取代人力，在溫室裡控制自然，電影中的主角透過虛擬角色的扮演，卻真實體驗到了納美人的原始生活，這是

長久遠離自然的地球人難以體會的生存。真實與虛擬變得顛倒了起來，而看著電影的我們，到底是在電影的虛擬中體驗到真實？還是在真實中看到了電影的虛擬？

在告訴你電影是假的同時，不管是地球毀滅的末世預言，還是人類殘殺的悲慘結局，也許都會安慰自己這是虛擬的。但在告訴你電影為真時，那樣的殘酷與寫實，我相信許多人只想睜着眼睛假裝看不到，任由身邊的世界發生荒謬的像是電影中才有的情節。而電影男主角傑克遊走於真實與虛擬兩邊，最後發覺真實與虛擬是存乎一心之間，端由自己選擇願不願意面對真相。

不論如何，電影「阿凡達」畢竟自己承認是部虛擬的劇情片。也許其中有著環保、反戰、尊重生態多元性、尊重住民自主的一些意涵在內，但導演並沒有以環保電影為號召，還是頗誠實地以其耗資前所未見的科幻場面為宣傳。不得不承認大部分人是衝著這一點去看的，而非影片內容。這部電影紅了之後，看得人越來越多，許許多多有趣的解讀也出來了，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正義，有自己的認同。簡單的政治正確已經不能滿足觀眾大眾，但也有的人除了氣勢磅礴的畫面之外甚麼都看不到。

聽說電影放映後，有人因無法忘懷美麗的潘多拉星球，陷入虛擬世界的重度沉迷，還發明了一個名詞叫做「納美憂鬱」。我實在不好意思跟朋友承認，我也曾在阿凡達這樣的虛擬世界中觸景傷情。我不敢期待人人看了這部片都能從中獲得甚麼大啟示，但至少能稍微思考到自己身處的星球也正發生著許多不公與掠奪，地球其實跟潘多拉一樣，原先也是個美麗的藍色星球，這是我的「納美憂鬱」。

孤影



A-Ling, 我認識的一位越南女孩, 因謀得一份幫傭的工作, 遠離家鄉, 來到台灣。三年前, 又因她雇主——柳家主人癌症去世, 被送回。如今, 我不知她人在何處, 日子過得怎樣。

二、

那年, 柳太太邀請鄰居到家裡吃飯, 七、八位, 加上她一家四口, 還有她的婆婆, 一個獨居鄉下的老太太, 正好來兒家作客。

聽女主人呼叫她的女傭A-Ling、A-Ling、A-Ling, 菜跟著聲音一道一道地端上。她再為每個人添米飯, 只要半碗的、七分滿的, 有的要一碗尖尖的, …而小主人不吃飯, 一粒都不要, 她把小嘴噘起, 她將兩手撐住下顎, 硬抵餐桌的一角, 媽媽和客人開始勸說, 無效, 最後, A-Ling還是攔下一碗飯, 走回廚房。我瞧見她的雙手特別粗大, 和瘦弱的身子不成比例。先前, 我幾次經過柳家門, 看她拿著一塊抹布, 上上下下擦拭大塊玻璃窗片片, 天啊, 環繞獨棟大宅的落地門和窗玻璃有多少? 我數不來。

「“A-Ling”兩字的中文怎麼寫?」

「不知道。」

「姓什麼?」

「不知道。」

「幾歲?」

「不知道。」

一問三不知, 讓我很納悶時, 女主人卻開始抱怨起來:

「怎教都不會, 洗青菜, 教她好幾遍, 用機器, 淨水臭氧氣機, 什麼機? 我也搞不懂, 洗啊洗的, 不知洗了幾遍, 頭殼壞了, 維他命C都被她洗完了。還有那個直銷的, 很貴, 洗蔬菜的, 我也買了, 茶樹提煉的, 還做成什麼洗手洗頭髮的, 那是我們用的, 她不可以用, 她用大賣場買的就知道了。」她瞧著A-Ling, 把聲音調低: 「我想打電話給仲介, 把她換掉算了。」

吱吱喳喳的客人, 剛巧找不著話題, 突然

鴉雀無聲, 所有的眼光向著她, A-Ling? 她怎麼了?

她猛然想起什麼地“喔”了一聲, 匆忙快速夾取一點點青菜在飯碗裡, 站起來走向廚房。

「給你。」

A-Ling, 一個人背對著餐廳一桌人的吵雜, 安靜地坐在料理台前的高椅子上, 她回過頭, 接了碗過去。原來主人忘了給她的傭人一碗飯, 她無聲無息地等待著。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沒想太多。

飯後, 屋裡四處參觀, 上下三層, 幾個房間? 夫婦臥室、兩個孩子兩間、客房兩間、擺一台彈珠檯的遊戲間、視聽、書房…。女主人指著高挑客廳, 再往高處一揚, 偌大三片牆壁, 我自己粉刷的, 白天, A-Ling和我, 我們兩個粉刷的。怎麼可能? 受得了那味道? 吸入油漆, 對人體有害。大陸很先進的, 他們有規定, 粉刷新牆後, 要三個月, 才許搬進住入, 台灣法律有這樣訂定嗎? 用鳳梨, 可以有效去除味道, …客人七嘴八舌, 柳家主人說, 我們開窗, 通風, 沒問題的, 我們的臥室在樓上, 我們的門整天關著的。

三、

幾天後, 我在社區裡散步, 在離交叉路口不遠處, 瞥到一個身影, 一個瘦小個子的女孩, 是A-Ling啊, 手上拎著一個塑膠袋。她走得很快, 我急喊著A-Ling! A-Ling! 小山丘擋了我的視線, 或許相隔太遠, 她大約聽不見, 可是當我再往下坡路快步奔走, 啊, 她聽見了, 她停住腳步了, 她望著我, 微笑著。

「你那袋子是什麼?」

我瞥到印在上面的「社區俱樂部」的圖案——那透出一絲「富貴」氣息的燙金字, 她毫不遲疑地打開袋子, 讓我往袋裡看, 內裡裝了四盒餅乾, 最上面一盒她已經打開, 鮮奶口味, 她正吃著, 問我:

「吃一塊?」

「不, 我正在減肥, 所以出來走路運動。你不要吃這東西啦, 會胖的。你怎麼在俱樂部買這? 他們賣很貴, 我從不到那兒買的。」

「我餓。第一次去, 我沒去過。」

「你走那麼遠。」

「我第一次出去, 我沒去過。不要告訴他們。」她臉色和聲音透些驚慌。我趕忙答應她:

「不會! 不會! 太太帶先生看病去?」

「去打針。我第一次出去, 不要告訴他們。」

我聽說了, 那針一支一萬塊, 原先問了一家三萬, 整個療程三百萬, 開價一支一萬的醫生兼藥商, 告訴病人他可以幫他直接進口。柳家主人生病後, 女主人聽信醫生們建議, 幾乎翻閱坊間癌症食療書籍後, 開始吃起連皮的有機蔬果, 所謂全食和生食; 雞, 找熟人到鄉下抓來, 也只吃有鱗的、經過生化科技檢驗過的魚, 臺北只有一家, 一片要七、八百個。

兒子生病, 柳老太太當然責怪媳婦, 找人訴苦; 魚, 貴得嚇人, 媳婦會挑肉給女兒, 剩餘的, 不多了, 給A-Ling。可憐兒子半夜回來, 媳婦早已陪女兒進入夢鄉, 阿玲已睡, 他自己微波著, 每樣菜都留一點點, 他也一樣菜一樣菜的, 有一點一點的微波著吃。早餐呢? 透早, 讓A-Ling做給他吃……。出門了, 媳婦和孫女都還在睡覺……。柳老太太心疼了, 說不出話了。

「我第一次出去, 我沒去過。不要告訴他們。」

「我不會告訴他們的。兩個孩子呢?」

「姑姑帶他們去吃飯。我第一次出去, 我沒去過。不要告訴他們。」

「不會。你多吃點飯, 就不餓啊!」我滿腦子還裝著帶著責怪的疑慮——她為什麼她要花辛苦錢買俱樂部寶貴的餅乾? 她正餐吃飽, 不就可以把餅乾錢省下, 存起來?

她回說: 「會餓。我第一次出去, 不要告訴他們。」我滿腦子還裝著帶著責怪的疑

文 / 曼曼萊

慮——她為什麼她要花辛苦錢買俱樂部寶貴的餅乾? 正餐吃飽, 不就可以把餅乾錢省下, 存起來? 或許喜歡吃餅乾, 偶而慰勞自己一下吧, 我想。

「我不會告訴他們。你結婚了嗎?」她笑著回答:

「沒有結婚。不要告訴他們妳看到我了。」

本來還想問及她的家人, 可是一路上, 她不斷地重複「不要告訴他們。」, 我煩起來了, 不會不會不會, 我為什麼要告訴他們呢? 妳說。

她沒有回答我。

抵達她柳家主人大宅門口時, 她看著我, 央求的眼神, 她說: 「不要告訴他們妳看到我出去。」, 我不是答應妳了? 於是, 我伸出小指, 我想跟她勾勾手指頭, 像純真的小孩的承諾: 「我不會說啦, 我答應妳了, 我就不會說。來, 你放心, 我們勾勾手。」

她沒有和我勾勾手, 她沒有伸出小指, 而是伸出她的雙手, 用力地握住我伸出的小指和手腕, 說著: 「謝謝! 謝謝!」。而我, 不是被她的回應動作嚇著了, 是她的雙手, 那麼粗造, 宛如密麻細枝的荊棘般微微刺痛了我的肌膚, 怎會有那麼粗糙的手? 從來未摸觸過的人的手。

這時刻, 我才恍然大悟, A-Ling, 妳做家事, 妳得到一餐, 妳不是坐在餐桌上, 妳不是自己添飯、自己夾菜, 我竟然建議妳應該吃多點飯, 還進一步建議妳不要吃點心, 會胖, 怕胖的是我。女主人數說妳的不是, 教不來, 妳幹活, 卻不為妳備妥不傷肌膚的洗潔劑。

四、

我常常想起她和她瘦弱的身影, 竟也懷著愧疚過了這些年。

我多麼祈願她人在家鄉, 身子強壯, 結婚生子, 家庭美滿。如果她再次申請來台幫傭, 我多麼祈願她遇到的主人對待她如家人一般。

Come As You Are ——

走自己的路，反正也無路可走

文 / 王一峰

前幾日, 無意中在電視上看到了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連續劇, 反映了人們到了大城市後, 所必需面臨的殘酷與抉擇。連續劇中, 主人翁都放棄了原有的價值觀, 被動的加入了這場與現實生活鬥爭的殘酷遊戲中。忽然間, 我想到了在身邊的一群較特別的朋友, 他們是從外地來到北京尋夢的搖滾樂手…

北京有著與紐約一樣的現代化建設和高速的生活節奏, 但是, 不同於紐約的是, 這裡還有著古老的文化與濃厚的政治氛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 有越來越多的外地人口, 來到北京工作與學習, 其中也包括著這些外來樂手。

他們剛到這座城市時, 北京現代化的建設與快速的生活節奏, 是他們從未想過的。他們對北京的印象, 是大, 北京太大了。其實在我看來, 他們覺得北京很大, 更能體現出他們對自己、對未來, 都有一種茫然的不確定感。因為他們知道, 在這裡生存, 不光是要有夢想, 更應該面對這裡殘酷的現實。

外來樂手們剛抵達北京時, 因為沒有固定的收入, 所以他們大多居住在北郊區的農村與一些城裡的地下室。我有一位朋友向我訴說了他剛到北京時, 在北五環租住的一個村子景象, 他說,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髒的村子, 村裡連殺驢的都有, 我就曾親眼看過殺驢, 真是太殘忍, 太恐怖, 太髒了, 就算是在我老家那兒, 也沒有這樣的地方。」那時, 他甚至懷疑這裡是不是北京, 而這正是很多外來樂手都要面對的心理落差。

因為職業的特殊性, 社會能提供給他們的工作機會非常少, 可是這些樂手們又都是非常自我的, 認為自己的價值更應體現在音樂裡, 體現在藝術創作上, 然而理想與現實, 永遠存在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七〇後, 王闊:
不管生活多惡劣, 不能停止學習



在2002年的秋天, 王闊來到北京, 他是我認識的外來樂手中年齡最大的。1978年出生的他來自吉林, 一開始住在我家樓下時, 他是酒吧的調音師, 現在則擔任民謠歌手鐘立風樂隊的編曲與吉他手, 也參與知名劇場導

演孟京輝的音樂劇《空中花園謀殺案》的作曲工作和現場演奏。

王闊對北京的第一印象, 是覺得這裡的人都特別匆忙, 好像整個城市離他很遠。在老家的時候, 王闊經濟上獨立的比較早, 到北京後, 仍可輕易在夜場找到「幹活」(幫駐場歌手彈琴)的工作, 但是居住的條件非常簡陋。當時他住在地下室, 四面不透光, 只能靠手錶來判斷作習時間, 讓他很不適應。而且, 地下室的通風條件不理想, 空氣比較差, 種種不方便的條件讓他心理更清楚, 到北京來並不是在度假, 學習音樂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在工作之餘, 王闊自學了錄音與編曲, 通過朋友的介紹, 慢慢地進入了北京的音樂圈。由於自身的音樂素養很好, 找他合作的音樂人也越來越多, 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 認識了話劇導演孟京輝, 接觸了劇場中的音樂工作。可以說, 王闊在現實與音樂夢中摸索出一條屬於他的職業化路徑, 是我所認識的外來樂手中比較成功的一位, 而這種成功得自於他的努力。他對我說, 不管在什麼條件下, 不斷提高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生活的條件有多惡劣, 都不能停下學習的腳步。」

八〇後, 吳鳴:
這座城市到處是人, 卻只有孤單



重金屬樂隊<窒息>的吉他手吳鵬, 現在同時是琴行老闆。他是甘肅一個號稱「小江南」的縣城人氏, 1982年出生, 長髮、尖兒靴、一身黑衣、快速的吉他演奏、標準的重金屬範兒。2002年來到北京的時候, 他才19歲。因為喜歡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願意受到束縛, 又喜歡長髮金屬樂, 在《通俗歌曲》雜誌上看到了關於北京搖滾樂的報導, 於是吳鵬只帶了一把吉他和從家裡借的一千八百塊錢人民幣, 不顧父母的阻攔, 懷著自己的金屬夢想北上了。下了火車, 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時, 他覺得這座城市太大了, 到處是人, 與自己的家鄉大不相同。

初到北京時, 只有孤單與茫然陪伴著他, 因為性格特別內向, 不願與別人交流, 所以

當時沒有朋友, 經常獨身一人走兩小時的路去酒吧看搖滾演出, 舉目無親與外來者的身份, 曾讓這個在朋友口中是一位性格堅毅的「西北漢子」想要放棄。

在搬了十九次家的以後, 為了能夠長期在北京生活, 他向家裡借錢, 2008年在新街口開了家琴行。有了這家琴行後, 吳鵬覺得踏實多了, 與剛到北京時相比, 想法也改變了許多。「當初來北京時, 就為了能組一個牛逼的重金屬樂隊!」吳鵬說。現在的他更嚮往在北京能夠安定的生活, 對未來抱有更美好的憧憬的同時, 過去的經歷和成長, 都是他最珍貴的回憶。

八〇後, 王瀟:

我討厭偶像和選秀! 音樂不只是賺錢工具



與吳鵬一樣, 王瀟也是八〇後, 在北京<軍械所>樂隊擔任貝斯手, 家在新疆卻因為求學原因來到北京。與前者不同的是, 王瀟不是為了搞樂隊而來, 正因為他的家人都是從事藝術工作, 叔叔是學聲樂的, 小姨是畫畫兒的, 他從小就喜歡音樂, 在家裡拉馬頭琴, 並且得到家人支持。剛到北京時, 他在藝校進修也在酒吧駐唱, 所以沒有太大的經濟壓力。但是, 北京過於商業化的音樂氛圍, 使王瀟感到非常失望。雖然直爽的性格, 讓他很快地成為北京搖滾圈的一份子, 可是, 在他看來, 這個圈子裡並非每個人都是腳踏實地的做著音樂, 反而有很多人特別在乎形式而不是內在, 與他追求的東西不同。

他對我說: 「做音樂應該像做人一樣的腳踏實地, 但是現在虛情假意的人太多了, 我最討厭偶像和選秀活動, 因為音樂在他們看來, 是一種賺錢的工具。起初, 我認為北京是首都, 又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只要有信心和實力, 肯定能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可事實並非如他所想, 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後, 他覺得這裡只有利益, 沒有情感, 所有的一切都太冷漠。

來北京已有五年, 王瀟之所以沒有放棄音樂, 是他看到年紀比他大的外來樂手仍在堅

持, 所以還有信心, 但也不知道自己的信心能持續多久。王瀟說: 「如果過了四、五年, 還是現在的狀況, 不知道我會不會放棄, 假設真的堅持不下來, 我就想回家了。」



九〇後, 鄭強:

哪怕只剩下一個人, 還是做下去

進出北京城的樂手如候鳥一般, 但是, 鳥兒們遷徙的路線年年如此, 在我進入搖滾圈的十年中, 地上(地下)的搖滾樂手們卻仍在尋找自己的方向。

鄭強是我認識的外地樂手中年紀最小的一位, 今年才十八歲, 山西大同人, 現任<水母>樂隊貝斯手。在家的時候, 他的學習成績不是很好, 對家人從事的煤礦工作也不太感興趣, 卻受到<BEYOND>樂隊的影響而喜歡上音樂。鄭強在十五歲時, 來到北京的新時空藝校學貝斯。因為年齡小, 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比較照顧他。他對我說, 在學校的那一段時光, 是比較快樂的, 「我所有的時間都在練琴, 對於以後的生活和工作什麼的, 都沒有想過。但是, 一年後, 我畢業的同時就傻眼了。那時我剛十六歲, 一個人在北京無依無靠, 但為了自己的夢想, 這些困難都得一克服。」鄭強說。

在北京, 他其實最需要的是朋友與家人的關懷和在情感上的歸屬感。來北京的四年中, 他成長了許多, 比起其他在這個年紀的孩子, 思考也更顯得成熟。雖然前途非常渺茫, 對音樂的執著信念仍令他相信自己能持續地走下去。「當我從藝校走出來的那一刻起, 就堅持了自己的目標。就算音樂這條路走不通, 我也要走下去, 哪怕只剩下一個人, 我還是會這樣做下去。」他說。

Come As You Are

其實, 誰也無法預測未來, 各行各業中也充滿了無盡的虛榮與誘惑, 在這些浮華的表象背面, 有多少人從一而終的保有著自己的信念? 理想與現實之間真的沒有平衡的標尺嗎? 所有懷著夢想的人, 在這兩難的選擇中, 經歷了怎樣複雜而艱難的抉擇呢? 每年一批又一批的外來樂手, 懷著對音樂路的追求而來到北京, 等待他們的, 又將會是怎麼樣的一段故事呢?

< Come As You Are>是中國搖滾樂手中人盡皆知的美國樂隊<涅槃>的歌曲, 它的譯名至今仍不斷被討論著, 卻很少有人說得準確,



「台灣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特展」在北京隆重登台

由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所主辦的「台灣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特展」，從2009年12月21日至2010年1月6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展開為期三週的公開展覽。這是新中國大陸60年來第一次比較系統和全面地介紹台灣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大型主題展覽，應邀參加開幕式的台灣貴賓，除了代表14個民族50位長老與頭目之外，還包括原住民族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孔文吉、廖國棟、林正二、簡東明，前立委瓦歷斯貝林、巴燕達魯，以及夏潮聯合會名譽會長陳明忠、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紀欣等知名人士。

全國台聯會長梁國揚在開幕式上致辭說，台灣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五十六個民族中的一員，在寶島台灣的開發和建設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歷史上，台灣少數民族為抵禦外來侵略、捍衛民族尊嚴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體現了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今天，越來越多的台灣少數民族鄉親參與到兩岸的交流交往中，為推動兩岸關係的改善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希望此次展覽讓更多大陸同胞瞭解台灣少數民族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瞭解他們的過去、今天和對未來的追求、嚮往，從而促進大陸各界加強與台灣少數民族的交流互動、互利雙贏，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揭開原住民族神秘面紗，展現豐富多



政協主席賈慶林會見頭目 徐波攝

彩人文內涵，密切兩岸同胞感情聯繫，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本次展覽的主題。展覽共分歷史、文化、生活三個方面，對象囊括台灣少數民族現存的14個族群，其中「排灣五年祭刺球場」、「泰雅竹屋」、「雅美拼板舟」等實物展品格外引人注目。通過照片、影片、文字、器物等，呈現台灣少數民族的社會制度、家庭組織、生命禮俗、信仰



來自台灣的十四族頭目與長老出席開幕式 徐波攝

祭典、音樂舞蹈、部落建築、漁獵器具、服飾、工藝、飲食文化等。可以說，這次展覽是大陸第一次比較全面、系統、原汁原味地介紹台灣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展覽。

展覽所用圖片資料上萬幅、影像資料四十多部，實物四百多件、最重達三百多公斤，都是從島內運來，不少已成孤品。本次展覽的門票也非常特別，將以書籤的形式呈現，每張介紹一個台灣的少數民族，整套14張，多去幾次展覽就可收集到一套。

作為台灣同胞在大陸的鄉親組織，全國台聯在北京舉辦「台灣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展」的初衷就在於：一、台灣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然而由於兩岸隔絕，大陸同胞對他們瞭解不多。二、當前兩岸交流進入新的階段，大陸同胞與台灣少數民族的交流交往也更加頻繁，急需相互增進瞭解密切交流。三、台灣少數民族文化獨具特色，值得弘揚也值得其他民族借鑒。如音樂舞蹈、工藝技術等等體現了台灣少數民族特有的風格與魅力。展覽期間還舉辦了台灣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台灣少數民族歌舞晚會等活動。

據新聞發言人陳小艷（泰雅）、陳海舟介紹：此次展覽具有首次、全面、系統、原汁



原住民原生態歌舞演出 徐波攝

原味等特點，還有一大亮點是特別邀請了一批台灣少數民族「長老」、「頭目」和代表性人士出席開幕式。這是台灣各族群中有影響的少數民族人士首次成規模地到大陸來參訪，台灣少數民族藝術家也將到現場表演原生態的民族歌舞。

本次展覽為力求真實再現台灣少數民族風貌，全國台聯還特別邀請了台灣島內的少數民族工作者擔任顧問，他們中有很多人本身



泰雅族頭目徐浩，當沙解說泰雅族文物

就是台灣少數民族同胞。展覽涉及的絕大部分器具，均直接從島內收集而來，原汁原味地展現了台灣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色。展出的台灣少數民族文化服飾，均是請60歲以上，對本族群服飾文化非常瞭解的台灣少數民族鄉親用傳統紡車紡織出來後，再一針一線地手工做出來的，一件衣服就需要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此外，像達悟族群的飛魚，也是台灣蘭嶼島上的雅美人捕撈醃製好後專程帶到北京。發言人陳小艷還透露，本次展覽的解說員全部由全國台聯工作人員兼職擔任，他們中的許多人曾參加過全國台聯出版的介紹台灣少數民族叢書的編輯，也曾到過島內族群部落採風體驗，一定能為廣大觀眾提供優質的講解服務。

全國台聯作為聯繫台灣同胞的橋梁和紐帶，長期致力於多層面推動兩岸民間交流交



原住民歷史文化展歌舞晚會 徐波攝

往，密切兩岸同胞感情聯繫。這些年來，全國臺聯加強與台灣少數民族的聯誼，多年來舉辦了台胞夏冬令營少數民族分營、兩岸民眾共慶豐收季等形式活潑、效果良好的聯誼活動，還針對台灣少數民族鄉親的需求開設了六期烹飪技術培訓和兩期舞蹈表演培訓。台灣莫拉克風災發生後，全國台聯積極賑災募捐，其中大部分定向捐給了受災的台灣少數民族部落。另外也舉辦了台灣少數民族發展論壇、參訪交流等系列活動，增進了台灣少數民族對大陸的瞭解與認同。展覽結束以後，全國臺聯將在上海、福建、貴州等地舉辦台灣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巡迴展覽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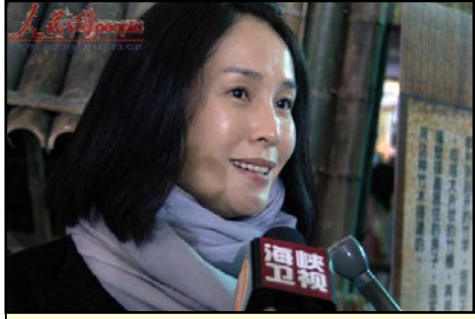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臺胞之家網站

高金素梅：印象最深的部分是關於台灣歷史的介紹

台灣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展在京開幕，泰雅族的高金素梅作為台灣少數民族代表參加了開幕式，並接受記者的專訪。

高金素梅一直致力於台灣少數民族文化的推廣，在談到這次展覽的意義時，高金素梅表示，通過這次展覽，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瞭解台灣少數民族。大陸許多人對台灣少數民族並不熟悉，經常用「高山族」來統稱台灣少數民族。其實，臺灣不同的少數民族，有著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模式。

據悉，這樣全面系統的介紹台灣少數民族的展覽在台灣還未曾有過，此次展覽在世



高金素梅在開幕式上發言

在消失與創生當中 原住民族文化的出路在於自我認同

作者／王昭

「這是古琉璃珠串綴成的項鍊。台灣少數民族自己是沒有琉璃製品的，這些珠子是他們在西班牙、荷蘭佔領時期，用以貨易貨的方式從外國人手裏換來的。」

「你再看看這套阿美人的民族服裝。這是年齡超過60歲的阿美人老阿嬤親手縫製的，布料用傳統織布機織成。」

「看見這件衣服上的貝珠沒有？這種貝叫碑礫貝，天然碑礫已經是華盛頓公約禁止捕撈的貝種了。所以，這件衣服可不像看上去那麼不起眼。」向記者介紹台灣少數民族文化展品，全國台聯副會長陳傑如數家珍。



原住民原生態歌舞晚會中的布農族 徐波攝

這場展覽，就是要原汁原味

當然，並非所有「台灣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展」的展品都像珠貝、古琉璃珠這樣價值不菲，但400多件實物，上萬幅圖片，40多部影像資料，均直接來自島內，沒有一件仿品。全國台聯會長梁國揚多次表示，舉辦這場展覽就要原汁原味。

開幕當天，一對退休的北京老夫婦趕來觀展。他們告訴記者，打算明年去臺灣旅遊，因為對島內情況知之甚少，所以先來這裏「掃一掃」。如今看了展覽才明白，在台灣不叫「高山族」，島內少數民族也不僅僅只在阿里山和日月潭有。

全國台聯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從籌備到12月下旬開展僅有半年時間，有時忙得快要吐血，但這是大陸首次系統介紹島內少數民族的展覽，參與其中也很增長見識。「和台灣少數民族接觸這麼久，可這次有好多展品我從來沒見過。看見那串古琉璃珠了嗎？很貴重。據說一顆珠子值一間房子。還有那把姓氏旗，只有在矮靈祭的時候才拿出來。」

原住民族，長老頭目相聚北京

展覽開幕當日，島內14個族群的長老、頭目也出現在展廳。他們身著本族群服裝，一片璀璨、亮麗的色彩。談及對展覽的觀感，卑南族長老陳冠年連歎「不容易」：「14個族的東西能在這麼大的空間裏展出，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有媒體同行這樣描述訪問的結果：好幾位長老、頭目第一句都是「好，很好」，第二句就是「比台灣好」。來自島內參加布展的工作人員解釋道，因為台灣從來沒舉辦過這樣的展覽。此行能來北京，卑南長老陸慶章很興奮：「那些展品都是靜止的，但是我穿著這身衣服站在這裏，可以讓大家從服飾方

面，更直觀地認識我們卑南人！」

屬於賽夏人的根志優，提供了此次展覽的全部文字、圖片和影像資料，並負責聯絡隨展訪問大陸的長老頭目。他說：「我記錄這些部落的文化已經有20年了，他們（長老頭目）一直跟我說，很希望讓外人瞭解他們，所以兩個月前我問他們，想不想去大陸走走？他們都好主動好高興。很多人跟我講：『不可以不帶我去啊！』」根志優說，有200多位長老頭目表達了參訪大陸的意願，這大大超出了預算。最後他不得不隱瞞展覽規模，參訪人數才最終削減到大約50位。



鄒族頭目汪念月向賈慶林主席介紹鄒族文物

陸客入台，要讓部落得到實惠

2007年台灣開放大陸遊客入島旅遊，但居住在旅遊線路沿途的大部分島內少數民族並未從中受惠。「旅行團去的是熱門地區，比如日月潭、阿里山、墾丁、花蓮……往往僅是路過，沒有去當地的部落裏看一看。遊客得到的只是關於這些地區片面的資訊。其實部落的食物、工藝品、歌舞都是很有特色的。」

根志優表示，他希望本次展覽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修改旅遊計畫，讓經濟不發達的少數民族地區得到實惠。

回望展覽的效果，它不僅向大陸民眾掀起了島內原住民族神秘面紗的一角，也為參訪大陸的長老頭目提供了難得的交流平臺。卑



原住民參加台聯會主辦的烹飪講習班

南長老陸慶章說：「14個族的語言和服裝都不一樣。大家在臺灣分散在各地，平時根本不會聚在一起。這次能在北京相聚，算是一次突破了！」

文化存續，關鍵在於自我認同

由於歷史和現實原因，直到今天，島內少數民族在社會經濟和文化中仍居於弱勢。大部分青壯年離開部落到都市裡討生活。部落的傳統文化一方面經受著外面世界的衝擊，一方面也隨著部落人員流失而日漸衰弱。一些傳統技藝、生活習俗、語言正滑向在消逝的軌道上。上世紀80年代後，台灣開始推展保護措施。民間、特別是島內少數民族內部進行的自我記錄和保存也值得關注。

展覽期間，主辦方還舉辦了「台灣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記者在會上遇到另一位部落文化的記錄者田貴實。他是賽德克人，專事台灣少數民族紋面傳統的記錄。他遺憾地說，幾年內，隨著島內最後7位紋面老人離世，紋面將從台灣徹底消失。現在他正積極謀求在大陸展出自己多年記錄的紋面文化。

除了記錄和宣傳，專家認為推進部落產業發展是另一種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的思路。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宣衛則認為，島內少數民族文化存續的出路，最重要的還在於自我認同，才會產生理想效果。他發表的關於撒奇萊雅人的報告從側面支持了這種觀點。

2007年，撒奇萊雅得到台當局正式承認，不再作為阿美人的分支而單列。儘管正名成功，但為區別於阿美，撒奇萊雅不得不為重新構建自己消逝多年的文化而進行大量「創作」。

黃宣衛說，一位參與這種「創作」的撒奇萊雅女士告訴他，單是為確定傳統民族服裝，他們就費了很大力氣。他們先是依照黑白照片記錄辨認本族群傳統服裝的樣式，然後再添上經商議決定的色彩。正式註冊為一個族群後，撒奇萊雅要應付很多要求：在民族文化園裏，他們要有自己特色的植物、歌舞、祭祀儀式等等。為此，他們重新構建本族群文化的壓力很大。

「可以看到，族群運動的大背景和族群文化發展有著很多互動。因此，台灣原住民的文化並不是靜止的。有些文化在消失，新的文化又在創生。」黃宣衛總結道。

（本文轉載自：2009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標題與小標為編者所加）



徐波攝

低調精明的阿拉寧波人

文／林怡君

「寧可和蘇州人吵架，不要跟寧波人說話」，這句俗諺經常被拿來形容蘇州人吳儂軟語，講話聲調就算吵架都好聽；但如果你沒有親耳聽過寧波人說話，真的很難體會這句俗諺後半句的意思。筆者曾到寧波一遊，真的把我們這群外地人嚇一大跳，看著寧波人彼此間說話，明明大家臉上表情一派愉悅，可是怎麼聽起來就像吵架吵得快打起架來的感覺。寧波話的語調硬，寧波人講話的音調還挺高，越是講的興奮，越是像吵架。

借道上海寧波商幫聞天下

在行政劃分上，寧波屬浙江省，但與其說寧波是浙江的寧波，還不如說是上海的寧波。據估計，現今的上海人有200萬是生在上海、長在上海的寧波人。所謂「阿拉上海人」，其實「阿拉」兩字原本是寧波話，意即「我們」或「我的」、「我們的」。

據考證，直到1930年代，上海話的第一人稱還不是「阿拉」。在上海街頭說「阿拉」的，還是道地的寧波移民；上海本地人的第一人稱代詞是「儂」和「我儂」。然而到1950年代後，寧波人移民上海的浪潮結束，近代意義上的上海話漸漸定型，「阿拉」取代了「我儂」，成為上海話的第一人稱代詞。現在還以「我儂」自稱的，反而被上海的城裡人視為「鄉下人」了。

明清以來，寧波人就以「寧波商幫」的形象聞名，上海乃至世界各地的許多巨商名賈都是寧波人。比如，香港的兩位「世界船王」包玉剛、董浩雲，董浩雲就是香港第一



寧波盛產海鮮。早期，上海的船夫、水手有許多是寧波移民。而現在照片中的漁夫，則是新寧波人，是到寧波打工的外地人。

任首富建華的父親，以及香港「邵氏電影」創辦人邵逸夫，台灣半導體之父張忠謀也原籍寧波。

而在寧波人的第二故鄉——上海，近代上海的第一家銀行、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第一家印刷廠、燈泡廠、染織廠、化學製品廠……都是寧波人創辦的。再往前推，電視劇《大宅門》中描寫的北京同仁堂，也是由寧波商人樂顯揚在清康熙年間創辦的。

山地貧瘠走出去謀食四方

寧波地處浙江東面，濱臨東海。浙東山地貧瘠，負山近海都不宜耕種，寧波境內也沒有什麼豐富的資源。古有民謠：「湖廣熟，天下足；寧波熟，一餐粥」。寧波豐收了也才一碗粥，既然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那麼當然只有走出去謀食四方。

寧波最豐富的資源就是海岸線。地域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商性」。明代以前，寧波商人多從事海外貿易，後來明王朝對沿海實行海禁，原本活絡的海上貿易變成猖獗的海上走私，規模之大最終引來王朝的掃蕩。審時度勢的寧波人既然海商做不下去了，就改做內陸生意。

明末清初，大批的寧波商人散佈在中國各地發展，逐漸形成後來所稱的「寧波商幫」，正所謂「無寧不成市」。然而，中國之大，寧波人走到哪裡去呢？不管去哪，寧波人總要先到上海，然後再從上海走向全國、乃至全世界。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寧波與上海同時開埠。當時的寧波港碼頭在甬江上，僅能航行千噸級帆船，但是，外國



寧波商幫聞名天下，正中間的肖像，即是1950年代到香港發展的「世界船王」包玉剛。

輪船動輒數千噸、甚至萬噸。輪船進不了甬江，卻能進黃浦江，漸漸的上海灘取代了寧波港，寧波的地位一下就淪落了。寧波港上千年來形成的商人群體，為了生計，講著「阿拉」，移民到了上海。直到1950年代，寧波商幫才撤離上海，轉戰香港，又打出一片新天地。

借風行船低調務實的精明

大家都說上海人精明，但其實，這精明是寧波人帶過來的。這精明，或許是因生存的磨練而造就。比起上海人，寧波人的精明，更表現在「低調」上。比方說，大陸改革開放後，所謂的「溫州模式」人人稱頌，但其實在浙江，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是寧波，而不是溫州，只是寧波人沒有溫州人張揚罷了。

寧波商幫的活動基本上是以上海為中心，不只在上海設立公司，聘請上海工程師，在資金、技術、人才、訊息等各方面，都把上海當靠山，甚至掛靠上海企業，冠著上海的品牌子，行走商海。即便名為附屬企業，但其規模卻遠遠超過所掛靠的上海企業。寧波人就是這樣低調，不爭出頭，只要有利於發展，

線電廠，這樣的小買賣，大概可以賺100元；但若在寧波當地賣，卻可以賺200元。那麼何必捨近求遠呢？這位寧波商人斬釘截鐵地說，生意要做大，就要瞄準大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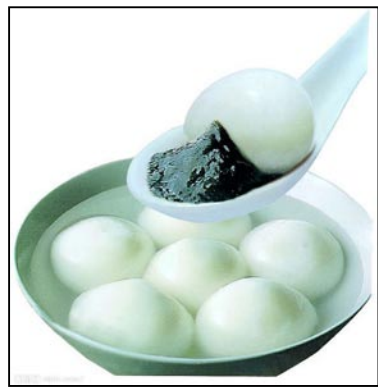
雖然利潤小，但寧波人追求的是大生意，而且是在大城市做大生意。寧波商人不會去偏遠的山村和小鎮進行商業活動，他們非常注重的是涵蓋面大、輻射強、交通發達的城市商埠。在這些要衝要津的繁華都市商埠中做生意，就有如控制商業的制高點，因而就具有了全國性的影響力。

寧波人也不會在大城市做小生意，比如溫州人，俗諺云「寧波大老闆、溫州小老闆」。與這種大氣度相配的是，寧波商人只管大的不管小的。寧波商人的事業，經常是總部自己開設，而下面的分部支號或者有業務關係的上下游，通常不會由自己來管。他們只抓重點，自己沒有能力做的，就會大方的讓別人去做。或許這正是這種「大開放、大合作」的經營哲學，造就了寧波許許多多的工商鉅子。

俗話說「家和萬事興」，寧波人不但對外求通達，居家也追求和睦。中國社會，商人的地位歷來是很低的，原因之一，是經商的人常年在奔波，顧不了家，所以古詩有「悔作商人婦」之歎。而寧波的女人卻頗能體諒丈夫的辛勞，夜來孤燈獨坐，她們不作怨聲，反而唱道：「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門到上海，廿元廿元帶進來，介好丈夫哪裡來？」有這樣善解人意的老婆，寧波人要不發，那才怪呢！

集小成大城市的大生意

但是相比起其他也是做「小」生意、賺「一分錢」的浙江商人來說，寧波商人的「小」，又蘊含了「大」目標。又有一個故事這樣說：一個後來成為燈燭老大的寧波商人，每個星期都親自挑著一根扁擔裝著滿滿兩箱的無線電配件，從寧波乘夜船到上海，賣給上海的無



寧波人低調的性格，就像寧波湯圓一樣，裡頭的餡極其豐富，甜的、鹹的都有，但外表卻是用白白的糯米包裹起來，不啻一口不知道真正的滋味。

中國工程師的搖籃 第一個發射衛星的哈爾濱工業大學



哈工大主樓

中國大陸的北方冰城——哈爾濱，座落著一所在航太工程上起著重要作用的「哈爾濱工業大學」（以下簡稱哈工大）。過去，坊間戲稱哈工大因為選了錯誤的建校地點，以及過分偏重理工的發展方向，導致學校並未受到與它的教研成果相匹配的重視和澤被。然而實力可以服眾，哈工大從上個世紀六〇年代開始服務於航太事業以來，該校主動承擔大隆高、精、尖大型科技項目，現已成為中國大陸衛星研製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成為大陸「985工程」及「211工程」的重點建設院校。

哈工大在臺灣雖然名氣沒有像北大、清華那樣地耳熟能詳，但因為它是前行政院院長孫運璿的母校，一向在台灣的知識界和工程界享有一定的名聲。此外，在1月11日剛獲得2009年度大陸國家科學技術獎的中國衛星之父——孫家棟院士，也是該校畢業的傑出校友之一。

航太史上的濃重一筆

哈工大在臺灣雖然名氣沒有像北大、清華那樣地耳熟能詳，但因為它是前行政院院長孫運璿的母校，一向在台灣的知識界和工程界享有一定的名聲。此外，在1月11日剛獲得2009年度大陸國家科學技術獎的中國衛星之父——孫家棟院士，也是該校畢業的傑出校友之一。



在中國大陸建設中東鐵路有直接關係，主要是為了中東鐵路培養工程技術人才，該時期是按照蘇聯的教育模式教學。1935年，日本取得了中東鐵路在蘇聯部分的產權，學校的教學活動開始向日本教育模式過渡，並於1938年改名為沿用至今的「哈爾濱工業大學」。

1945年，抗日勝利後，哈工大由中、蘇兩國共同管理，直到1949年才回歸中國。回歸後，除了維繫原本底子堅強的理工類科系外，並進入全面改造和擴建階段。過去的哈工大一直按照俄式或日式模式辦學，這使得學校始終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特徵。在這樣的特點之下，哈工大成為中國大陸學習國際經驗指標的少數院校之一，並作為大陸各高校培養優秀人才的基地。

工夫到家的工程師搖籃

哈工大的校訓「規格嚴格、功夫到家」，在辦學、治學、求學實踐中逐步形成。初期是貫穿在日常教學的每一個環節，現在則擴大體現在教學、科研、思想、行政管理等方面。早些年，號稱「八百壯士」的教師隊伍為學校打造了堅實的基礎，在校方砥礪磨練的培養過程中，教師不但負責教學，更需承擔重要的科研工作。當時便建立了各專業與一些工廠、研究所之間固定



哈工大圖書館

的科技協作關係，使得學校科研發展有很大的提高。在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實現上，以及將科研工作作為國民經濟服務的方向上，都打下了可靠的基礎。

學校堅持以人為本，不拘一格地重用青年人才，培育出精良進取的師資隊伍。同時，還廣納海內外賢才，聘請境外兼職博導、外國專家和海外人才到校工作，其中80%是美、俄、英、法、德、日等國家的著名大學博士，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和很高的學術水平。

在學生的培育上，學校辦學重視理論聯繫實際，並以重大尖端工程項目見長。自1952年代起，哈工大



哈工大邵逸夫科學館

改革制為5年，加強對學生的工程訓練，讓學生具備獨立承擔工程技術任務的能力，畢業生授予「工程師學位證書」，使得哈工大在五〇年代就以「工程師搖籃」享譽全國。

理工航太傲冠全國

在各學科的發展中，備受關切的不外乎是名列前茅的理科專業，哈工大的理學院不僅培養從事前沿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的理科人才，同時還培養以創造性地運用科技理論來解決實際工程問題的理工結合型人才。近年來，理學院在發表學術論文方面的水準有較大提昇，每年發表SCI論文230餘篇，多項研究成

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獲得者、哈工大副校長韓傑才提到：「只有掌握了技術，才掌握了未來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回首哈工大的發展歷程，每一輪進步跨越、每一次騰飛奮進，無不與中國大陸的命運緊繫連在一起。在新的發展時期，哈工大正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著力打造一個海納百川、開放式的教育環境。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成果轉化三大平臺的建設過程中不斷取得新成績。哈工大懷時代脈搏共振、與國家發展同行，懷抱著哈工大精神，向綜合性、研究型、國際化的世界一流大學目標奮進。

在內的各項研究課題；2004年4月成功發射的「試驗衛星一號」、「新體制雷達」、「空間輻射通信」等，包括2008年11月5日，航太學院主導研製的第二顆小衛星「試驗衛星三號」在大陸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在在成為全校的標誌性重大工程項目。學院還與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等航太單位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並聘請著名科學家宋健教

果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發明獎和科技進步獎，一批高科技成果實現了商品化、產業化，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再者，最值得一提的莫屬於航太學院。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航太學院的學科積澱了濃厚的學術底蘊，是哈工大人才培養和科研實力最強的學院。著名光學專家馬祖光院士更是學院的光榮和驕傲。該學院承擔著包括國家科技基礎研究在內的各項研究課題；2004年4月成功發射的「試驗衛星一號」、「新體制雷達」、「空間輻射通信」等，包括2008年11月5日，航太學院主導研製的第二顆小衛星「試驗衛星三號」在大陸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在在成為全校的標誌性重大工程項目。學院還與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等航太單位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並聘請著名科學家宋健教



哈工大演講現場

金色陽光工程 綠色低碳 的北京藍圖

氣候變化是當今世界影響最為深遠的全球性環境問題之一，是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從溫室效應到能源短缺，從人口膨脹到環境污染，從熱帶雨林被破壞到生物多樣性減少，本世紀人類社會將面臨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其中，氣候變化是最受關注的環境問題，這一方面是由於氣候變化本身的影響及其後果非常嚴重；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氣候變化將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其他環境和社會經濟問題。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而且是一個涵蓋能源、經濟、政治等方面的綜合性問題，因而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成為各國政府和科學界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

一場由陽光引發的能源革命

中國大陸把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長期性和影響深遠的環境問題，與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有機地結合起來，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首先，為了適應和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影響，必須採取適應氣候變化的各種措施，改善生態與環境條件，加速先進的節能與新能源技術開發，調整能源結構，並促進高效能源技術和節能產品更加迅速地向全球擴展和傳播，這不僅符合中國大陸經濟增長從粗放型向集約型方式根本轉變的需要，而且能促進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結構的優化。

2010年1月5日，北京市發改委等5部門聯合召開記者會，發佈《北京市加快太陽能開發利用促進產業發展指導意見》，這是第一份以北京市政府名義頒佈的促進新能源發展的綜合政策，將從今年開始重點實施六大金色

陽光工程，加快太陽能的開發利用，力爭成為太陽能研發高端製造和示範中心及一流陽光都市，搶佔新能源產業發展制高點，發展綠色低碳經濟。一場由陽光引發的新能源革命即將在北京「上演」，這是一場新能源新政。

六大金色陽光工程打造低碳首都

「北京市年太陽能日照時數約2600小時，屬二類資源地區，是北京市資源最豐富的可再生能源。此外，科技研發水準和新能源產業製造能力也在全國領先。」北京市能源與經濟運行調節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專職副主任王英建介紹，北京發展太陽能可謂既具備自然條件，又具備社會條件。六大「金色陽光」工程是：「2萬千瓦光伏屋頂工程」，政府補助在賓館飯店、辦公大樓等建太陽能屋頂；「5萬千瓦光能示範上網電站工程」，將利用填埋場護坡、廢棄礦山等難以開發的土地，建設大型光伏電站；「陽光校園工程」，將在2012年使50%的北京中小學建成陽光校園；「推廣光熱水工程」，將給北京的新住宅熱水系統帶來變革，新建住宅建用太陽能可享補貼，將全面推廣太陽能熱水系統；「園林陽光夜景工程」，將安裝太陽能夜間景觀路燈，扮靚公園夜景……。

「六大金色陽光工程，將使北京成為名副其實的陽光都市」，據估算到2012年，北京市太陽能集熱器利用面積達到700萬平方米，太陽能發電系統達到70兆瓦，太陽能產業產值超過200億元。北京市政府用於支援太陽能發展的固定資產投資每年將不低於2億元。初步估算，到2012年將拉動社會投資65億元。



一兆瓦光伏發電就在屋頂上

在北京市京東方恒通商務園區的屋頂上，整齊排列著太陽能光伏發電設備。總經理劉敬偉說，這僅僅是第一期，總投資700多萬元，可發電355千瓦，解決園區內60%—70%的照明用電，幫助企業節約120多萬元。而規劃中的四個太陽能光伏發電專案建成後，園區所有屋頂都會是太陽能發電設備，可發電一兆瓦。「目前太陽能光伏發電的成本還比較高，但根據這次發佈的意見，依託國家和北京兩級財政補貼，整個專案實施都會加快推進。」劉敬偉堅定地說。「這次發佈的《意見》，表明了政府推進新能源建設方面的態度和決心，太陽能企業將大有所為。」

北京市發改委能源處處長高新宇介紹說：「《意見》充分考慮太陽能產業上、中、下游整個產業鏈條的整體協調發展，搭建了從科技研發、裝備製造到示範應用的太陽能產業良性發展平臺。」在技術研發方面，既要著力攻關新型高效光伏電池材料、大型并網逆變器、高效蓄電池等國際太陽能高端技術的難題，又要著力解決實施六大「金色陽光工程」中的系統優化、智慧并網等技術難點，實現關鍵技術的突破。在技術向生產力轉化方面，要利用北京市已有的太陽能光伏、光熱兩個技術創新產業聯盟，建立科技資訊服務資源分享平臺。

邁向節能低碳的綠色北京

「從太陽能新政之中，傳遞出的是首都經濟社會發展向綠色低碳轉變的強烈信號。」長期研究首都經濟結構轉型的學者、北京社

會主義學院陳劍教授分析說，兩奧會之後，北京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站在更高的起點上，一方面要轉化奧運成果，加快建設「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另一方面要向全面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邁進。發展時期和階段的演進，對於北京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尤其是推進新能源戰略，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機。與城市新能源發展的巨大需求和潛力相比，全方位、系統性的政策和配套措施卻一直顯得比較遲滯，無形中對新能源推廣和發展方式轉變產生不少掣肘。這次出臺的《意見》，內容涵蓋了標準制定、政策研究、規劃編制和宣傳培訓等不同層面；在政策補貼支持範圍上，涵蓋了一、二、三產業及市民生活領域，實現了統籌協調、整體推進，具有很強的系統性。

陳劍指出，《意見》內容全面，體現了全方位、廣覆蓋的特點。在工程應用方面，從高端技術示範到百姓的生活熱水，從城市園林夜景照明到農村的節能住宅取暖洗浴，從大型公建商業化應用到校園社區的教育示範，使太陽能利用滲透到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層面；既突出產業發展的高端示範，也突出了關注百姓生活民生，將有效推進綠色低碳首都的建設。

專家認為，六大「金色陽光」工程的實施，加快太陽能的開發利用，傳遞出首都經濟社會發展向綠色低碳轉變的強烈信號。

資料來源：新華社2010.1.7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啟動「系統低碳」產業園

作者：謝光飛
2009年12月25日，「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低碳高端園區發展戰略」研討會在京舉行，同時宣佈將與北京大學合作成立「北京低碳高端園區發展研究中心」，致力於園區的開發、建設與運營相關的低碳評估標準研究與實踐，核心是以「系統低碳」原則取代「末端低碳」傳統。
該中心成立後，將對高端產業園的規劃、設計、開發、建設與物業運營等展開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目標的前瞻性研究和實驗，將既有的高端產業園改造為低碳園區，同時，在後續的系列高端園區建設管理的各個環節，全面貫徹低碳標準，通過實踐探索，逐步確立中國低碳產業園區的標準。
據悉，北京大學氣候變化熱力學課題組，同北京經開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了初步合作，對中國低碳園區的系統測算技術與評估體系展開研究，形成了《中國低碳園區的系統測算技術與評估體系》的基本研究框架與基礎討論稿，並率先應用該框架對開發區內國際企業大道和軟體園兩個產業園區進行碳排放測算和低碳評估，研究成果將於近期揭曉。
另外，討論稿還提出了低碳園區規劃評估體系的基本思路。該研究為中國低碳產業園區的量化評估提供了現實依據，也為園區的低碳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2009.12.31



北京中關村金橋打造能源環保總部

莫讓水庫摧毀美濃農村

整理撰文／邱靜慧（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

莫拉克颱風的暴雨侵襲南台灣時，還在婦產科醫院休養的我，一方面為新生命的誕生感到欣喜，卻也在瀏覽著百年大水侵蝕土地、沖垮房舍、帶走生命的新聞報導中百感交集。八八水災南台灣大淹水新聞中，最駭人的是獻肚山崩塌造成小林滅村的悲劇，許多美濃與關心美濃的朋友都曾冒出這樣的念頭：「還好當年美濃水庫沒有蓋成，否則客家小鎮也滅絕了。」近日旱澇交迫下，南台灣提早面臨缺水危機，政府又將美濃水庫列為解決的選項之一，然而十多年前，關於美濃水庫不能興建的原因，已被論戰多次，以下理由幾已成為學術上的定論。

美濃水庫的壩址有安全疑慮

美濃水庫興建並非「要不要」，而是「能不能」？的問題。

美濃水庫壩高147公尺，距離最近的聚落九芎林庄僅僅一千五百公尺，而且沒有天然疏洪道。世界上沒有一座水庫距離人民的村落如此近！再加上壩址所在位址共有五條斷層通過，地質脆弱，日據時期即測量不適合建水庫，且方圓五十公里內在近五十年曾發生兩次破壞性地震。在1994年4月18日的立法院「美濃水庫公聽會」中，美濃水庫環評委員台灣大學地質系教授張石角明白表示：「若水壩地質從最佳至最壞分為一至四等，則美濃水庫壩址地質只能勉強列為第三等。」

這次八八風災後，廣林地區的居民也發現，黃蝶翠谷雙溪的船頭石附近山頭，從山頂陵線開始一大片山走山，崩落的土石曾一度阻住雙溪河道形成堰塞湖。雙溪黃蝶翠谷位於美濃沖積平原頂端，是地勢最高的地方，加上整個水庫預定地區是質地極易鬆動的頁岩地質，非常鬆軟不堪，怎麼會適合來興建水庫？



美濃水庫的政策威脅客家文化的延續

建壩不符合經濟效益與社會公平

台灣河川因為短而狹，所以教科書上教育我們，「蓋水庫」是取水的最好方法。然而，正因為台灣河川這樣的特性，也使得水庫的壽命特別短暫，難以跳脫被淤積的命運。雖然專家一再表示，離槽水庫較能避免淤沙問題，然而烏山頭水庫也同樣是離槽水庫，淤積率卻在台灣座水庫中居於第四名，已超過百分之五十。



為孩子保留一處可以親近土地的農村

美濃水庫集水區兩側坡地主要為容易風化的頁岩，與烏山頭水庫所在地質一樣，同樣無法逃避迅速淤積的命運。八八風災之後，南化水庫與曾文水庫因為大量的漂流木與砂石淤積而壽命折損，以目前的環境條件而言，就算馬上動工興建美濃水庫，一場大雨就可能讓水庫功能癱瘓，對於可以預見的未來，是否還要花大筆納稅人的錢去建設一座水庫呢？

壩址所在地的人們遷徙也同樣必須被重視，二、三年前在台灣播放了印度Narmada 大壩的紀錄片—「滅頂家園」(Drowned Out)，這部片2002年前即在倫敦出版，2年多前才在台灣上映。想必所有看過影片的人都為農民誓死抗爭的畫面動容，搬遷到他處的生計問題將無以為繼，只有以被淹沒的行動來表達無言的抗議。同樣的，美濃客家人文型態是與自然、農村互動出來的結果，而文化是國家最重要資產，特別是不同形制的文化。許多人都擔心，不用等到美濃水壩崩塌，光是興建水庫的期間，大量勞工進駐，商業、特種行業勢必強烈衝擊這珍貴完整的客家文化。

國際上反對水庫的力量，也從過去的生態影響轉移到人民生存的問題。早在1997年3月，包含來自包括台灣、巴西、智利、賴索托、阿根廷、泰國、俄羅斯、法國、瑞士及美國等二十個國家的代表，在巴西東南的省城屈里替巴(Curitiba)集會舉行「第一屆受水庫危害者國際會議」(First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People Affected by Dam)。與會者並共同發佈「屈里替巴宣言」(Declaration of Curitiba)」，除了批判國際水庫工業的盲點，匯整國際反水庫運動的訴求、成就與指導性原則外，並宣布每年3月14日為國際反水庫日。

反對水庫不只是台灣美濃，也是一種國際運動。

期待合理的水資源環境政策

停建水庫並非僅僅因為美濃人的強烈反對，反對水庫的行動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喚起了人們對於環境保護的認知，也在於人們在該過程中感受到由下而上、相互增強的力量。這個歷程在南台灣凝結成一股網絡與力量，連結了所有可能受害的人們團結起來，打破區域的敵對關係，共同監督著政府的水資源政策施為，迫使政府思考並提出合理的水資源使用政策。

參照過往經驗，政府應全盤檢討產業與用水政策，在目前大量產業外移的情況下，台灣是否還需要大壩著實令人質疑？是否可以從中央集權式的水資源開發政策，移轉到地方共同合作的水資源運用方案？是否能解決自來水抄見率僅六成的問題？

好山好水與在地經營

「舊事一直被重提，官員都不累嗎？」一些關心的朋友在看到近日的新聞紛紛問起，回頭看過去反對美濃水庫的環保團體，曾經提出了多少水資源合理的主張，引進了多少國際進步的思維。美濃水庫被重提只是引動



美濃不需要水庫，卻需要更多的年輕人。圖為美濃後生會2009年於美濃水庫影響最劇的九芎林社區進行社區壁畫彩繪。

更多的憤懣不平，不知是顯示著近十年來政府的思維沒有進步，還是美濃地方上的努力沒有被看見呢？

其實，從2000年擁有了停建水庫的政治承諾之後，美濃社區秉持著「始於反水庫卻永無止盡的社區運動」之信念，將社區能量繼續發揮，因此有了美濃客家文物館的成立、還有全台灣第一個農村型社區大學的誕生、生態有機農業的興起，種種努力都在指向為台灣保存完整的客家聚落，守護台灣人的農村基地。農村，是文化的森林；農村，是糧食的生產地，也是安頓疲憊身心的好去處，甚至可作為醫療之地。美濃就是這樣的一個客家農村。試想，一座水庫可能讓我們失去五十萬的蝴蝶奇景，去失去一條自然的河流，失去可以親近自然的機會，我們的孩子未來可能只能從紀錄片、從圖鑑、從書本看到這些奇景與生物，卻無緣親自觸摸。這是我們希望的未來嗎？

全球氣候急遽變遷，各國不斷湧出氣候難民的現實之下，科技似乎不足以繼續為人類帶來福祉。八八風災即給了我們許多學習的材料，我們對環境的思考，誠如台大張石角教授所言：「莫拉克颱風顯示出台灣有五大脆弱，村落、橋樑、道路、通信、防災。如果今天還在談災難的元凶是洪水、如何提高防洪工程，那無解。正確方向應朝向『地理環境』，把眼光轉向保存這五大脆弱。」

山林是水的故鄉，水是生命的源頭，全球氣候變遷，該是以守護、復育來替代開發、經濟發展思維的時候了。否則真如英國《衛報》所說，到了2050年全球將有6億的氣候難民，其中1.5億的氣候難民都將被迫背井離鄉。但願你我不是其中一員，然而任何他人的行為卻都將影響著你的生存，打破區域本位，更全面的思考人們的未來是我們這代人必要的課題。

註：美濃水庫與國際反對水壩資料，請參考美濃愛鄉協進會網站：<http://mpa.ngo.org.tw/c-index.html>

談談報告文學*

文/周立波

報告文學，簡稱報告，在目前的中國，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現在的作家，都在烽火旁寫作。他們的讀者也大多是在烽火之旁的。用怎樣簡單、明瞭、迅速而有力的文學形式來直接反映並批判現實，是作家們應當考慮而且也有人考慮了的事情。報告就是這種文學形式的一種。

在這新的民族解放運動時代的中國，民族危機已經不再是局部的事態，而一切救亡運動也都帶著全國規模的性質。在這種局面之下，抗敵的文學不能空白，用事實做指南的報告就有它存在的價值，而且，要是報告真正繪出我們一代人的真實生活的圖畫的時候，就是將來，也有價值的。

我國現在已經有許多人在寫報告。以後，再經作家的努力，這種形式也許要更加流行。這無疑是值得注意而且推許的事。

報告(Reportage)是近代文學的一種形式。他的發跡，有人追溯到各代的散文。德國詩人海涅的《旅行記》，美國傑克·倫敦描述阿拉斯加和荒原邊境的文章，辛格萊反映「社會情況」的筆錄，都可以說是一種報告。不過，直到德國基希諸人的作品出來，報告才成為一種不能被他人輕視的獨特的新形式。

基希(E. E. Kisch)的報告，常常以一個事件或一群人物，做為描寫的對象。他把事件的當前重要的姿態，它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它的特徵，它的各種情景的對照，它所表露所含有的矛盾，以及它的發展前途和社會意義，都加以明快的記述；要是描寫一個階層，或是一群特定的人物的時候，他要把他們的生活和職業的特徵，他們的過去歷史，

他們的前途，以及他們現在的境況，內在的牽連和衝突，都批判的記述著。

基希在他的著作《秘密的中國》中，描寫了我國的一·二八戰爭，繪畫了上海和北平各種各樣的社會群，這書的寫作，就是上述方式的實踐。

基希的報告全都根據了大量的社會事實和史實。他旅行到事件發生的地方，深入他所要描寫的人群的生活中心；他用自己觀察和分析所得來的事實的細節，再採用許多可貴的文件或歌謠等等織成一篇完美的報告，就是在科學的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一種綿密的社會調查。

但是，他並不是冷漠的旁觀者。根據確鑿的事實，他表露出他的有著正確的世界觀的批評意見，要是碰到顛倒、錯誤、不公、甚至殘酷的事，他毫不掩飾地流露一種激越的正義感，他原是最有名的一位激烈的報告文學家。

對於事件的前途，他常常登高瞭望，他全面研究並調查了現實，並取得了現實中豐富的知識以後，於是站在現實的高處，架起他的望遠鏡。

他也有著抒情詩的幻想。他在一·二八戰爭以後不久的「吳淞廢墟」之上，看見日本旗幟在風裡飄動，他說：「旗上的太陽像一個圓圓的傷體，從它上面，鮮血的流，流向四周。」這不是城後吳淞最明白的容貌嗎？這也是基希的詩的想像。

真確的事實，銳利的眼光，抒情詩的幻想，同是基希的報告重要的因素。如果看了他自己的話，我們更可以明白這三者在他的

作品中的地位和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他說：「事實對於報告文學者只是盡著他的指南針的責任，所以他還必須有望遠鏡，和抒情詩的幻想。」

基希的作品，無疑是報告文學的一種好範例。

報告文學者的寫字間是整個的社會，他應當像社會的新聞記者樣的收集材料。關於這一點，美國著名的報告文學家約翰·斯皮維克(John L. Spiuak)的寫作過程，我們認為可以參考。

斯皮維克在倫敦，說他要寫一本關於大蕭條以後的歐洲各階層，特別是工人的生活情況的書。

「你怎樣找材料」有人問他。

「和他們談話，——或者，不如說是讓他們和我談話。……我老是出去和人民談話，……我每天總要訪問三十個人或四十個人，而且不讓他們知道是在被我訪問！」

說到他的著作《美國碰壁》時，斯皮維克說：「……我寫這本書花了十八個月的時間——跑到美國的每一個州，探究每一個工廠，每一個農業區，每一個中心城市和不記其數的小城市。」

我不要人擔保，不要被人牽著鼻子——我們的最有好意的朋友常常引了我們到那不對的人的前面去，我也許搭車走到一個有五百居民的村莊。於是，和幾十個人談話以後，我自己研究出了這村裡的一切：誰統治了它？——什麼銀行？和大城市保持怎樣的金融和商業的關係？和金融中心的這個或那個分支的聯繫怎樣？對新規怎樣？等等。從這

些當中，湧現著一幅融合的圖畫。」

我國的報告文學雖然也已經有了許多感情洋溢的報告。我覺得都還有缺點。有許多還只能說是一種速寫，雖然有感情的奔放，卻缺乏關於現實事情的細密的研究和分析，——常常忽視了事件的歷史動態。作者對事情的全面沒有賦予明確的形象，對它的特徵也不能用藝術的手法浮離出來。

有許多可以表現這時代的恐怖的事件，或是愛國英雄的行動，都被報告文學者冷落了。

我們要設法走到這歷史動盪的中心去，走到「貧窮和貧窮者的反抗」的正中去，用那由精密的科學的社會調查所獲取的活生生的事實和正確的世界觀，以及抒情詩人的幻想，結合起來，造成這種藝術文學的新的結晶。

*本文原載自1936年出版的《讀書生活》第3卷第12期。

*基希為捷克人，出生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布拉格，用德語從事寫作，奧匈帝國於1918年崩潰，捷克宣布獨立，爾後於1939年被法西斯德國吞併。作者在本文中稱基希為德國人，可能出於上述緣由。

理論上，他的《談談報告文學》一文，在我國報告文學的理論建設中，有著重要地位。他還身體力行，寫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報告文學作品。

在《談談報告文學》一文中，周立波對報告文學創作的真知灼見，至今對我們仍然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走過風雨，迎向朝陽

——南洋姊妹劇團用生命說戲



文／夏曉鵬（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教授，南洋台灣姊妹會組織發展委員會召集人）

曾經，在中文班裡，羞怯不語，面對志工老師熱情的邀請分享，只能驚慌失措地連聲說：「我不知道……。」

曾經，在多元文化講師培訓課程裡，一站上講台就手腳不聽使喚地顫抖，除了咯咯笑之外，腦海一片空白。

曾經，鼓起勇氣，決心走出桎梏，為自己和和其他姊妹發聲，但親友鄰里的不諒解，讓剛冒出的信心頓時枯萎。

曾經，在合作的過程中，摩擦、衝突、怨懟、憤怒，攻佔了心靈，衝動地想放棄我們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姊妹情誼。

曾經，午夜夢迴，憶起過去惺惺相惜的姊妹們，決定再次伸出雙手，拾回觸動生命的感動……

這麼多的「曾經」，當中的歡笑、憤懣、淚水、感動，點點滴滴地堆積出南洋姊妹們生命的厚度，發酵後的能量，激發出許

多令人目光一亮的表現：從2005年《不要叫我外籍新娘》新書發表會上充滿感情的朗讀作品，到全省跑透透的分享與演講，再到2009年12月12日南洋姊妹劇團的「南洋姊妹要說戲！」

從嗶聲失語，到主體發聲，一路上的顛簸崎嶇，未曾涉入的人往往難以想像。某位移民議題的學者在公開的學術會議中發言：「所謂弱勢發聲很簡單啊，就把麥克風交給他們就好了！」習慣站上講／舞台，掌控麥克風的菁英，如何能理解，區區麥克風，握在長期被壓抑的南洋姊妹手裡，竟有如千斤重擔？

2009年七月，我和兩位南洋姊妹幹部受邀出國分享南洋台灣姊妹會培力的經驗，在漫漫的旅途中，姊妹們分享了渡海來台、落地生根的經歷。姊妹憶起為了讓弟弟妹妹們能有錢繼續讀書而放棄了自己的學業，隨後又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遠嫁來台，面對陌生環境的種種不適應、被誤解、歧視……姊妹在一次又一次的跌跌撞撞後勉力地站起，她強忍眼眶裡即將洩洩而出的淚水，顫動地將塞滿咽喉的心聲一字一字地吐露出來：「雖然有好多困難，但我一直很想出來學習，因為，我這一生的動力就是，不一心！」

一句「不甘心」總結了許多南洋姊妹們的生命故事。她們的母親在距離台灣不遠的東亞。豐沛的天然資源受西方帝國主義覬覦，使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在資本主義不平等發展的架構下，農業體系遭破敗，因而農村破產被擠壓出的農民，

在都市或工業部門也難以找到能賴以為生的工作，再加以戰爭與政治的動盪，許多人民為求生存只得往他國移動，成為台灣人口中的「外勞」或「外籍新娘」。

為求生存而放手一搏，許多東南亞的女性遠渡重洋以婚姻形式移民至台灣。由於隻身來台，她們原有的社會關係並無法成為婚後生活的支持系統。許多新移民姊妹向我訴說她們初嫁來台的情境：「剛來的時候真的很痛苦，心裡有話沒哪裡好說。」多數不懂中文的東南亞裔新移民女性，因為語言的隔閡，更加深了她們建立社會關係的困難。一位來自泰國的姊妹以文字記錄了她的心情故事：「嫁到台灣的第一天，我很高興、也很害怕；我告訴自己不管發生什事情，我都會認命，沒想到，因為語言不通和婆家的人在相處上產生很多誤解，發生很多問題，那時候，我沒有朋友可以商量，不知道要怎麼辦，每天都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哭，日子過得很痛苦。」

社會關係的缺乏，使得新移民女性的生活更加侷限在家庭中。許多家庭生活習慣的差異往往造成誤會，而語言溝通的困難更易使誤會成為心結。因為語言的困難，許多來南洋姊妹們須依靠聲調和肢體語言來判別、猜測對話的內容，來自越南的姊妹抱怨：「他們講話都好大聲，好像在吵架！我常覺得他們在罵我不對！」台灣家屬對此也感無奈：「我們家講話本來就是這樣，大家都是做工的，直來直往，習慣這樣，真的沒有惡意。」父系制度下的婚姻，女人須離開原生家庭而進入另一陌生的家庭，生活本就充滿

了各種摩擦和妥協，而新移民女性由於缺乏社會支持系統，再加上語言的隔閡，相較於本地婦女，面臨更多孤立無援的困境。

然而，新移民姊妹們絕不甘於向命運屈服。在孤立中，她們仍想盡辦法打造安身立命的天地，奮力地在茫茫大海中尋找一片浮木，寄望於浮木載著她們漂流到岸的一天。於是，在南洋台灣姊妹會的中文班，與南洋姊妹劇團裡，姊妹們漸漸地找到能讓自己敞開心房，分享彼此的生命，暫時化解在台灣孤立苦悶的角落。

但是，歷經風雨的姊妹們清楚地知道，汪洋大海中的浮木絕對難以挺過驚濤駭浪。於是，她們決心共同打造一艘堅實的船艦，與更多移民姊妹們共享，航向夢想的未來。雖然，這趟航旅，歷經波濤，但姊妹們心底明瞭，未經雷雨交加，便無法體會與珍視雨後天晴令人心醉之美。

這一回，南洋姊妹劇團的姊妹們用生命認真說戲，請您也用生命的厚度來聆聽姊妹們如何克服與雷雨交鋒的恐懼，進而享受乘風破浪的篤定與飽滿。



毒蘋果札記 二〇一〇·一·十五·《交響舞曲》

文/施善繼

到達入口處，驗票員微笑望我，等我亮票，搜盡全身怎麼居然忘了。今夜，難道就此慌慌張張糊里糊塗，錯失聆見魂斷昇昇他鄉拉赫曼尼諾夫老而彌堅，精彩萬分的「天鵝之歌」？

拉赫曼尼諾夫這首，畫面炫麗音響璀璨動態輝煌的斷魂之作，毫無卷容咄咄逼人，全然沒有半絲臨逝秋波前的哀鳴辭意，作品編號第45，寫於一九四零年底，他睽違魂牽夢縈的祖國已逾四分之一世紀有餘。一九四三年春，他躺在病房接聽收音機，獲悉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終將贏得決定性勝利的訊息，他欣然閉目嘆氣，只是從異鄉病榻的清晨走向末路，愁緒裡糾結著背井的憾恨嗎？勿寧不，他原是一位與生俱來即對資本主義世界充滿無限熱渴嚮往的音樂天才。

兩廳院前台辦事員，要我繳交本場音樂會的最高票價做為押金，換得順利進場。我調

節呼吸緩步找尋我的座位，找尋失而復得的拉赫曼尼諾夫。

拉赫曼尼諾夫墓葬洛杉磯，忠於他以身相殉沃野滔滔極致的浪漫主義，在二十世紀別人眼裡早已境遷不合時宜的浪漫主義，他一生堅守終成巨璧，他完美的創造，承襲了十九世紀整個俄羅斯音樂傳統光彩奪目的終句。他追索美的歷程，與他同時代的德國作家托瑪斯·曼相仿，托馬斯·曼寫於一九二二年的優秀中篇小說《死於威尼斯》裡主人公阿申巴赫，在我看來，幾近拉赫曼尼諾夫。作家與音樂家奮力追美同工異曲，他們並比追美超越了生命本身。義大利名導維斯康提依據托馬斯·曼小說攝製的經典電影，是以馬勒的第五號交響曲的F大調第四樂章「小柔板」入樂，這個電影史的定型可能翻

案？拉赫曼尼諾夫的音樂裡也有不勝枚舉層出不窮的：悠閒柔板、不太慢的柔板、綿延

的柔板、流暢的行板、小廣板，以及宏偉的廣板，它們如果不被圈選，正足說明拉赫曼尼諾夫純正的俄羅斯民族氣質與他絕不阿諛俄羅斯地道恢弘的物象，顯然有別於歐洲至上偏狹的抱殘守舊。

拉赫曼尼諾夫肯定不曾用心理解，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致使他常存於永恆漂泊的殘缺。西方世界皆曰他離鄉出於被迫，一面之詞滔滔不絕，另一面之詞竟而是自願流放的甘之如飴，成全了他浪漫主義的無窮無盡……格里埃爾·米亞斯科夫斯基、普羅科菲耶夫、蕭斯塔科維奇，他們不都留活在社會主義。什麼主義什麼主義，我們不也樂活在自以為是沾沾竊喜荒誕不經錯亂絕倫的台灣主義。

滿滿地期待著，最終壓軸的拉赫曼尼諾夫登場，使得音樂會曲目上安排先行演奏，譽有「台灣拉赫曼尼諾夫」之稱，蕭泰然的兩

首樂曲時，我有些浮躁而漫不經心。中場休息，服務台上蕭氏的唱片一字排開，已過了曾經狂買的年代，於是僅僅稍稍瀏覽，買回家拆封後若只聽那麼一回，接下去讓它們無止盡的站崗衛兵，頗不符效益。盯著他的《一九四七序曲》，他的樂思也許會與我對該一事件的理解有難以想像的出入亦未可知，慎重考慮終於放棄。

就寢前，循例把音樂會上的樂曲重溫一遍。我的唱片係名副其實的正演，由費多謝夫指揮莫斯科廣播交響樂團，一九八二年前蘇聯音樂公社錄音，一九八七年委託日本JVC公司製作發行。這張唱片單單收錄《交響舞曲》一首，演奏時間三十五分十五秒，它的售價足足可以購買今晚音樂會絕佳座位的入場券一張。



周立波小說山鄉巨變



老舍、巴金、周立波、杜鵬程等人出席1956年的一屆春節聯歡晚會

周立波在文學事業上是頗有成就的。他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山鄉巨變》等曾經獲得了國內外廣泛的好評。就報告文學來說，他也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是報告文學的倡導者之一，又是一位杰出的實踐者。早在三十年代左聯時期，周立波就開始注意到報告文學這種體裁的戰鬥作用。為了提倡和推動報告文學創作，他於1936年，1937年翻譯介紹了捷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基希寫的《秘密的中國》一書。這本書的出版，嚴厲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罪行，激勵了人民抗日鬥爭的意志；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我國報告文學創作起了示範作用，成了當時不少作者學習撰寫報告文學作品的楷模，推動和促進了當時報告文學的繁榮和發展。

周立波簡介

周立波(1908-1979)，現代著名作家。曾在上海勞動大學經濟系讀過書。1934年參加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加入共產黨，在此期間從事文藝評論和翻譯工作。抗日戰爭開始後，離開上海到晉察冀邊區參加工作。1938年去武漢，後又去湖南沅陵編輯《抗戰日報》。1939年5月去桂林《救亡日報》社工作，同年12月回延安，在魯迅藝術文學院任編譯處處長，並在文學系教課。1944年任《解放日報》副刊部副部長，次年調中原軍區機關報《七七日報》、《中原日報》、《民聲報》等處任領導工作。1946年2月，在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任英文翻譯，隨後去東北參加土地改革運動。1948年主編《文學戰線》。全國解放後從事專業創作，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湖南省文聯主席等職。